

戰國道家

陳榮捷

- 一、道家之起源
- 二、老子
- 三、關尹和楊朱
- 四、莊子

- 五、稷下諸子
- 六、貴生之流
- 七、潔身隱士
- 八、結論

一、道家之起源

道家這個名詞，是前二世紀陳平（178 B.C.年死）頭一次用的¹。秦朝以前沒有。道是學者所共言，各人有各人之道，沒有人獨佔的。莊子天下篇評論諸家，都說「聞古之道術……而悅之」²。荀子評論諸子，也從個人而講而不講學派³。當時諸子爭鳴，各樹其說。以學派著名的，只有儒墨兩派。就是韓非子所說「世之顯學儒墨也」⁴。莊子常常說「儒墨」⁵，可以做一個佐證。他又說「儒墨楊秉」⁶，秉是公孫龍的字，這裏不叫做「名」家，楊也不是一家，結果只有儒墨兩派。儒墨之所以成派，就是因為孔子和墨子都是文化傳統中心的魯國人。他們的學派裏有師承，有組合，有典籍，有具體方案。淮南子說，「孔丘墨翟修先王之術，道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出其表」⁷。所以他們有系統，有傳說。至于戰國的道家就沒有結合，也沒有領袖。他們的思想縱橫發展，沒有一定的傳授。在天下篇裏，老子和莊子分開兩組，就是一個證據。不過這並不是說戰國時代沒有後世所謂「道家」的人物和學說。相反地，戰國初期，道家最少可以和儒墨爭衡，到中期並直駕諸派而上之。這是有證據的。第一，戰國諸子引述老子的很多，遠在楊墨之上⁸。第二，戰國思想家之集中，以稷下為最盛，人數過千，歷時六七十年。其知名的以道家或有道家主要成份的為最多，儒墨都遠不可及⁹。第三，莊子和惠子辯論許多次，除了辯者以外無出其右¹⁰。更重要的，就是道家的道，具有特殊性質，意義高深，遠出乎其他諸子的道之上。照司馬談（110 B.C.年死）的

話，「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在易操，事少而功多」¹¹。所以沒有一個學派能避免他的薰染。他的影響之大，令到學者說某家某家的確是從道家生出來的。這一點在下面再詳細討論¹²。

道家的興起，並不是突然的。他的來源有自，學者已經詳細說過。有王官、隱士、陰陽、儒墨、黃帝、楊朱、老子八種學說。現在簡略地討論一下。

1. 道家出于王官 這一說近人討論得相當熱烈。漢書藝文志根據劉歆（約 6 B.C. – 23）七略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¹³。至于為什麼出于史官，就沒有說明。有人說古時政教合一，所以思想由上而下。布政施令之由上而下，自不待言。然而思想的發生，為什麼一定由上而下呢？況且老子書極力攻擊政府是很猛烈的。有人說古時的資料如曆法，祀典之類由王官管理。然而道家的思想裏絕少有這種資料的痕跡。大概相傳老子做過柱下史，管理周室文獻，可以說是史官。周朝的時候政府都有史官，掌理官書。所以老子的書，一定是拿周室的文獻做根據，而他的思想成熟，也一定在他做史的時候。不過根據傳說老子退隱之後才著書。即使說他去職之後才思想成熟，那麼他的抨擊政府，與其說是出于史官，不如說是和史官相反對罷。莊子評諸子，荀子非十二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¹⁴，都沒有出自王官的說法。漢書藝文志著錄了道家總共三十七家，伊尹，太公最先。班固（39—92）自己注伊尹說，「湯相」，注太公說，「呂望，爲周師尚父（崇尚之老者）」，其他都和政府沒有關係。做相做師，並不是史官，大抵所謂「出」的不是指思想的源泉，而是說貴族時代的學術，原來是在王官裏，到後來知識份子流落到普通社會去，所以說做「出」罷。成帝的時候（32—7 B.C.）書籍遺失很多。所以廣求遺書于天下，歸諸政府。因此劉向（77—6 B.C.）和他的兒子歆上溯思想的來源，以爲歷史上有文獻可尋的，非王官莫屬，于是看學術和官職是一樣。而且漢朝的政治組織逐漸強大起來，劉歆就以爲文化的組織必定建立在政治機構上。可是即使這樣廣義解釋諸子出于王官之說，最多也只能說墨子信鬼，所以「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但是說道家出于史官，無論廣義或狹義，都是莫明其妙的。實際上劉歆不過說蓋「出」于史官罷了，他仍然用疑似的詞，還未敢決定的¹⁵。

2. 道家是隱者所形成的 學者持這說的，為數不少。在某種意義上面，說隱士是道家的先河，未嘗不可。隱士避世離俗，自潔全生，或且遊于方外，獨與天地往來，自古以來都有。孔子所碰到的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晨門、荷蕡¹⁶，是其中著名的。莊子因為隱者許由，務光辭天下而不受，當做理想人物¹⁷。根據史記，老子本人也是「隱君子」，他的學術是「自隱無爲爲務」¹⁸。而隱者的思想行為，都和道家的思想行為的一部相適合。不過這樣只能夠說他們具有道家型的思想，而不能說他們是道家歷史上或思想上的淵源。因為隱者未曾聚過生徒，也未曾立學說。老子教人，功成才退，只說「小國寡民」，不說避世。救人治國，和光同塵¹⁹，這不是楚狂等人所崇尚的。莊子也曾做過小官。稷下的道家都有政治之圖。所以隱士的好潔好靜，明哲保身，最多不過反映道家思想的一個角度，而這個角度又不是最重要的²⁰。

3. 道家出于陰陽 章學誠(1738—1801)和章太炎(1868—1936)們說道家出于陰陽。學誠說，「老子說本陰陽，莊子寓言假象，易教也」²¹。太炎說「若以道家之出于陰陽者，實有數端可驗。一以列子天瑞驗之，二以列子力命驗之，三以列子湯問驗之」。又說，「所謂道家者，實陰陽之變形也」²²。老子莊子和其他的道家都講陰陽，那麼道家和陰陽的關係密切，是很明了的。不過為什麼道家必定出于陰陽，兩位章氏都沒解釋。陰陽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所共言的，至漢朝陳平才稱他做一家。天瑞篇只說「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道終乎？本乎始」。力命篇講死生。湯問篇講物之始終。只可以說是和易經的陰陽生死，始終相近。但是這不能說是道家出于陰陽的效驗的。

4. 道家出于儒家 這一說是專指莊子的。韓愈(768—824)說，「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學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²³，莊子以爲田子方「緣順而葆貞，清而容物」²⁴，是合理的。莊子裏面稱其爲人的，是田子方稱贊東郭順子之爲人。不能因此便說他的「學流而爲莊周」的。根據呂氏春秋，「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²⁵。韓文公混亂了。無論如何，文公的目的是在贊美孟子而排貶莊子。拿來講歷史的事實是不可靠的。

5. 道家出于墨家 這是錢穆的主張。他說，「先秦學術……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啓于墨」²⁶。這裏他不同意若干學者法家出于道家的主張。他

以為老子書是在莊子之後的。初時只有儒墨兩派，所以說諸派都出自他們。至於為什麼法出於儒，道出於墨，錢氏沒有解說。

6. 道家出于黃帝 剛才說的三說，支持的很少，比較頗為通行的，就是道家出于黃帝之說。這裏的原因，可能是世間傳說黃帝登仙升天，以浮游于世外，做成老子退居和隱士避世的典型。或也可能是有人說黃帝起始設立史官。不過這些都屬神話，出乎學術史範圍以外。漢書藝文志載道家有黃帝書四種。其中有黃帝君臣十篇，班固自己注說，「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既然說是起于六國的時候，又只說和老子相似，可知老子並非發原于黃帝了。藝文志開始是伊尹，而且黃帝又在老子經傳四種之後。藝文志裏的陰陽、天文、曆譜、五行、雜占、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家，很多假託黃帝的名，不單是道家和黃帝有關係的。所以從藝文志來說完全沒有道家出于黃帝的根據。太史公司馬遷（145—86 B.C.）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伸先生難言之」²⁷，可知黃帝是百家所共言，並不限於道家的。

這一說的起源，一方面是因為莊子講黃帝的很多，另一方面是因為史記常常把黃老相提並論。黃帝的名，在莊子十一篇裏提了三十次²⁸。諸子講黃帝的很多，他們都是託古。淮南子說，「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²⁹。比方莊子把老子的甘食、美服、樂俗、安居、鄰里不相往來的教訓³⁰，上溯到黃帝伏羲和神農便是一例³¹。值得注意的，是莊子把黃帝和堯舜一塊講³²。可是託古聖人，越多越妙。史記屢次講諸子本于黃老，說申子「學本于黃老」³³，韓子「其歸本于黃老」³⁴，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³⁵。此外還有「善修黃帝老子之言」³⁶，「學黃老術」³⁷，「通……黃帝、老子」³⁸的，這是太史公的說話。漢景帝的時候（156—141 B.C.）黃老盛行，史公特別注重他們。班固說他「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³⁹。這不是隨便講的。不過史公講莊子，說「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⁴⁰，單舉老子而不提及黃帝，也許史公沒有意思把莊子的歸于老子和其他諸子的歸于黃帝分做兩件事，不過班固的話意味很長，是我們不容忽略的。倘若我們說莊子天下篇評論學派，都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於是老聃莊周等「聞其風而悅之」，因此把史記黃帝的「順以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算做道，黃帝的「習用干戈」，「修德振兵，治五氣」，「禽殺蚩尤」算做術⁴¹，那就附會太過了。

7. 楊朱是道家的前驅 又有人把楊朱做道家的濫觴⁴²。他們的前提是楊朱生在老子之前。我們否認這說，詳第三節。認為這說不能成立。

8. 老子是道家之祖 司馬談要指敘述道家，只說他採陰陽，儒，墨，名，法的精華，而不說他有什麼承受。史記的老子傳有老子教孔子的事而沒有任何一人教老子的⁴³。這兩種記載都似乎暗示老子是自得的。但是我們所謂始祖，並非說無中生有，像破天荒一樣。我們以為學說的興起，都是時勢的反動。春秋時代封建制度崩潰，貴族制度搖動。富有的人流入民間。商業發達，鐵器逐漸通用。教育發展，平民抬頭。諸子於是跟著興起來。當時政治腐敗，道德淪喪，諸子都想設法拯救。有知其不可而為的孔子，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有先從政，後來見得世道衰微於是隱退但仍然立說來挽住狂瀾的老子，有避世而全生保真的楊朱等隱士。淮南子論儒者，墨者、管子、晏子、形名、商鞅之興起，都是以改革社會為職志⁴⁴，這可謂觀察精確了。歷史上某一種型態、某一種學說、不可以說是從一個人突然而起。然而這型態在當初發現的時候，常常因為某一個人而得到完成，這學說在他剛興起的時候，常常因為某一個人而可以建立。老子之成立道家，就是如此。老子書裏有「古之所謂」，「建言（立言）有之」⁴⁵，「聖人有云」，「用兵有言」⁴⁶。顯然有所源自。但是大體來講，說道家成于老子，並不是錯的。我們從下面詳細討論老子的思想，可以見到這一說是不謬的。

二、老子

1. 老子其人 老子的思想幾乎完全在老子書裏面可以見到。這本書的時代是什麼？著者是誰？老子有沒有這個人？生在春秋還是戰國？這些問題近五十年來，紛訟不已。有關的著作，大概有五十萬字。學者緘默的很少，他們的爭論到現在還未停止。他們的問題和答案，關於道家思想的意義和他的演進，重大得很。假如說老子是在前，莊子是在後，那麼必定是先有反正的觀念才有齊物的學說。如果說老子書是在莊子之後，那麼有生於無的觀念，必定是完成于戰國的末期。所以我們在討論老莊思想之前，不能不將老子問題作一個總結。現在首先討論老子的人，跟著討論老子的書，然後講到他的哲學。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

老子者，楚苦縣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頭載東西把兩手扶著）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把繩繫著矢來射）。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之後百二十有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384—362 B.C.）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文帝（197—158 B.C.）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⁴⁷，豈謂是耶？⁴⁸

太史公的消息來源不一，材料衝突，他自己已經不能無疑，所以說「或曰」，「云」，「蓋」，「或言」，「世莫知其然否」。宋儒葉適（1150—1223）已經懷疑這傳記是不可靠的。到了清朝疑問更多。汪中（1744—1794）和崔述（1740—1816）都不信史記的傳。民國十一年梁啟超（1873—1929）批評胡適（1891—1962）中國哲學史大綱，提出六個疑問，（一）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不能同時，（二）孔子，墨子，孟子都不提老子，（三）問禮的老子和著書的老子的思想相反，（四）史記的傳是出于寓言的莊子的，（五）老子的思想太過激烈，不屬春秋時代，（六）「仁義」等詞是春秋時人所有的。

⁴⁹。因此梁氏否認史傳而以爲老子是戰國末期的作品，從此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場大官司就開始了。

本傳同時敍述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個人，不免混亂。他說老子二百餘歲，大概是想解除三者的矛盾，也未可定。現在把老子的生地姓名，職業，問禮，老萊子，太史儋五項來討論。

甲、生地姓名 苦縣⁵⁰，本來屬於陳。前五三五年陳被楚國滅了。本傳和太史公自序裏都叫李耳。前四世紀以前沒有李姓。戰國時候沒有人叫老子做李某的。所以他的姓大生問題。姚鼐（1731—1815）懷疑他本來姓子，因爲「子」「李」同音，所以世人叫他做李⁵¹。馬叙倫以爲這是對的⁵²。不過這一說沒有證據。馬說「李」本來是「里」。左傳有里克這個人⁵³，後來呂氏春秋注叫李克⁵⁴。高亨以爲這是後人所改的⁵⁵。他說「老」實在是姓，因爲「老」「李」同音，所以改做「李」。高亨不准別人改「里」做「李」，而准自己改「老」做「李」，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實在老子姓李，並沒有絕對的不可能。從來只叫他的名或尊號，到後來史家才注意他的姓和里，這樣有何不可？史記所載，在以前典籍裏看不到的不計其數。倘若都算作虛造，那麼可信的史料還有多少呢？

「老子」和「老聃」這個名字，見于莊子很多次⁵⁶，其中三次講孔子見老聃⁵⁷，一次記孔子和老聃談話⁵⁸，四次當老子和老聃是一個人⁵⁹，韓非子兩次引老子當做老聃的話⁶⁰。淮南子也如此⁶¹。呂氏春秋用「聃」（垂耳），也用「耽」（耳大垂）⁶²。畢沅（1730—1797）說，這兩個字同音互通。所以耳這個名沒有問題⁶³。司馬貞（壯年729）史記索隱本來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他的注說，「今作『字伯陽』』非正也」⁶⁴。王念孫（1744—1832）根據這兒來斷定今本的文字是後人所竄改的⁶⁵。「伯陽」的號，其實來自神仙傳⁶⁶。聃的字也沒有問題，但是「謚」字是後來增加的。姚鼐說老子不是貴族，沒有受謚的道理。就算要謚，也應該表示他的美德。爲什麼特別指出他的耳長呢⁶⁷？這是很對的。

「老」這個字，鄭玄（127—200）解做「古壽考者之號」，是最通行⁶⁸。葛玄（壯年210）說老子「生卽皓然」，這顯然是怪話。又有人釋「老」做「考」，說老子「考教眾理」⁶⁹，這真是思想過敏了。至于年老的人很多，爲什麼單獨李聃叫做「老子」？這

就不容易解釋。姚鼐說「老」是宋國的姓⁷⁰。胡適以爲老可能是姓，李是氏，而老又可能是字⁷¹。陳柱則以爲「李」「老」是雙聲，所以叫做「老子」⁷²。高亨也一樣說法，而且舉出四個證據來說明⁷³。這種種解說不同，我們不知道誰是對的。既然沒有圓滿的答案，那就不如以鄭玄的解釋似乎比較近情。史公屢次講「黃老」。倘若「老」是姓，則黃帝也應用姓，「黃老」應當改做「公孫老」了。「史公」用「老」做形容詞，和他以爲先秦的人都用「老」做形容詞，這是可無疑義的。

乙、職業 史記索隱以爲守藏室史是「周藏書室之史」⁷⁴。汪中則說老子不能做周吏，因爲除了晉悼一人以外，列國之產，不仕于周⁷⁵。可是既然有例外，那麼爲什麼老子也不可以做例外呢？「關令尹喜」，呂氏春秋注⁷⁶，劉向別錄，漢書藝文志道家周尹子注，都說他「名喜」。也有作喜悅解的。「關令尹」普通解爲「守關良善之官」，簡稱「關尹」，如莊子，呂氏春秋⁷⁷。「尹」又可作姓⁷⁸。關或說散關⁷⁹，或說函谷關⁸⁰。這些枝節，和老子的存在與否和他的時代無關，現在可以不講。

丙、孔子問禮 關於問禮之說，史記孔子世家說，「魯宮敬叔言于魯君。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禮記又記孔子從老聃助葬，碰到日食。老聃說，「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禮也」。又說老子稱引周公⁸¹。朱子(1130—1200)說，「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⁸²。汪中以爲史記和禮記裡的記載裏老子嚴謹禮法，稱讚周公，都和老子乖違太甚，所以不信問禮⁸³。崔述也以爲老子責孔子驕而多欲，和孔子稱美老聃都是妄的⁸⁴。魯君贈車之事，史公放在孔子十七歲至三十歲之間。司馬貞說孔子十七歲不能問禮，因爲孔子問禮之時說，「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⁸⁵。這一定是在後的話⁸⁶。不過這句話是出于孔子家語，這本書未必可靠。梁玉繩(1745—1819)較爲合理。他說孔子二十二歲的時候，敬叔才生。假如說孔子三十歲適周，那時敬叔不過九歲，怎能從游呢⁸⁷？根據閻若璩(1636—1704)的考據，孔子三十歲的時候(魯昭公廿九年，522 B.C.)沒有日食，四年之後才有。所以斷定孔子三十四歲適周⁸⁸。崔述以爲這年敬叔僅十三歲。而且在哀經之中，不能隨行⁸⁹。然而十三歲從游，也未嘗不可。游完之後趕回守喪，也屬可能。莊子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往見老聃⁹⁰，學者以爲如此便可以解決十七歲和三十歲的種種困難，可惜根據閻氏的考證，那年(魯定公九年，501 B.C.)沒有日蝕。胡適相信孔子之

游是在三十四歲（518 B.C.）和四十一歲（511 B.C.）之間，因為這兩年都有日蝕⁹¹。莊子天道篇說「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往見老聃」。姚鼐很早就以為這是秦火而後所增加的⁹²。王先謙（1842—1917）勉強辯護，說「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⁹³，令人很難相信。梁啟超則走於其他極端，以為史傳取材於莊子，完全不可相信⁹⁴。無論如何，史傳和莊子是兩不相符的。莊子說孔子到南邊的沛⁹⁵，本傳則說到周。本傳以問禮為本，莊子記則不然。可是孔老相會和孔子學于老子的傳說，除禮記曾子問四次，莊子五次以外⁹⁶，還有呂氏春秋⁹⁷，可見盛行。所以問禮之事，學者多數接受。

丁、老萊子 史公的仲尼弟子列傳⁹⁸ 分老子和老萊子做兩個人，在本傳裏也說老子著上下篇，老萊子著十五篇。又說老萊子「亦楚人」。可見以為他們是兩個人。然而既是兩人，為什麼把老萊子加入老子傳裏呢？這很難明白。或者當時有人以為他們是一個人的，所以載之以存疑。錢穆根據莊子載老萊子教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智慧之容）」的話⁹⁹，和本傳老子教孔子「去子之驕氣多欲，態色與淫志」相合，便以為老萊子即是孔子問禮的老子¹⁰⁰。然而證據恐怕不够。莊子十份之九是寓言的，未可盡信。

戊、太史儋 史公只是說老子的兒子名宗，而不說這位老子是老聃還是太史儋。「聃」「儋」兩個字同音同義，可以互通。梁啟超以為老子的八世孫假在漢文帝時候做官，那時孔安國（壯年130 B.C.）已經是孔子的十三代孫，所以孔老不能同時¹⁰¹，但是胡適則說其本人少時和同族相隔六代的同時¹⁰²。有些學者跟隨汪中，說宗是太史儋的兒子¹⁰³。根據戰國策¹⁰⁴和史記¹⁰⁵，前二七三年秦破魏，魏將段干子即段干崇，請割地求和。姚範（1701—1771）¹⁰⁶和汪中都說他就是段干宗，因為「崇」「宗」相通。但是錢穆說這樣從太史儋見秦獻公的年（獻公十一年），即前三七四年，到段干子請和的年相隔一百零一年，為期太遠¹⁰⁷。然而依據高亨的解釋，假定儋三十歲見秦獻公，六十歲時宗才出世，那麼宗請和的時候七十一歲，未嘗不可¹⁰⁸。又有人解「玄孫」做「遠孫」，希望這樣解決年代的困難。

由於困難沒有法子完全解決，現在完全接受史傳的，可以說竟無一人。同時以為老子絕無其人的也很少。最早以為老子是虛構的，似乎是日本人伊藤蘭嶋（1693—1778）。他說孔孟都不提老子，而荀子所提的老子是另外一個人¹⁰⁹。倘若依靠這個論據，那麼

孟子不提莊子，于是莊子和其他諸子，都可以說是虛構了。

2. 老子其書 老子又叫做道德經。普通說是五千字，但是各種版本最少 5227 字，最多 5722 字。漢書說河間獻王(131 B.C.死)所得的書有古文老子¹¹⁰，劉向七略也有老子，已經喪失了。現在留存最古的是河北易縣龍興觀七〇八年石刻本。現在流行本分上下篇，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總共八十一章。王弼(226—249)所注的有數本，5610 或 5683 字。篇章都沒有題目。河上公(壯年約 179—159 B.C.)所注的也有幾本，5355 字或 5590 字叫上經做道德經，下篇做德經，每一章都有題目。這本書本來叫做老子，到漢景帝的時候才叫做經¹¹¹。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老子經傳三種，但是沒有老子。揚雄(53 B.C.—18)曾說老子著道德經¹¹²。馬敍倫說道德經這個名稱在前漢諸書裏可以見到的¹¹³。

這本書之分上下兩篇，是史記本傳裏所說的。有人說王弼的注本來不分篇，但是他的註明明有「下篇」的字¹¹⁴。也許到宋朝時他的注有分編有不分編的。至于分章，學者以為是在隋唐以後，因為漢書藝文志錄河上公注不指出章數，陸德明(556—627)老子音義也不分章。有人說河上公分上篇為三十七章以符天的奇數，分下篇為四十四章以符地的偶數。嚴遵(壯年 53—24 B.C.)分上篇為四十章，下篇三十二章，共七十二章，以抵陰八陽九之和。葛洪(283—333)以天有四時，地有五行，於是把三十六章(天四與九之和)做上篇，四十五章(地五與九之和)做下篇，總共八十一章。唐明皇(713—755)的註以九章為一組，上篇四組共三十六章配四時，下篇五組共四十五章紀五行。吳澄(1249—1333)的注合兩三章為一章，共六十八章。每章專言一題。明太祖(1368—1398)道德真經注分六十七章。姚鼐老子章義仍然是八十一章，不過上篇有三十一，下篇有五十章。現代的馬敍倫、嚴靈峯等人都自編新的章句¹¹⁵，學者很多移易句語，增減文字，恐怕如果老子復生，就無所措手足。

老子注釋以韓非解老喻老為最古¹¹⁶。藝文志所載的三經已不存了。現存最古的註大概是想爾註。這註 1900 年從敦煌出土。這註不全，時代著者都無可考，饒宗頤以為是出于張魯(壯年 188—220)之手¹¹⁷。古註仍然存在而無缺的，就是王弼和河上公兩注。王注重哲學，河上注重宗教，開以後註疏兩大潮流。此後我國註疏，據嚴靈峯的調查大約有七百種，其中仍然存在的大約一半，日本方面大約有二百五十種¹¹⁸。外文譯本以玄奘(596—664)譯梵文的為最早。一千年以後(1788)才有拉丁文譯本。後來俄文譯本

(1828)、法文譯本(1831)、英文譯本(1868)次第出現。英文譯本已經超過四十種，幾乎每隔一年有一種新譯本。

至于書的本身，各章長短不一，語句幾乎完全押韻。全書沒有一次對話，不用人名。沒有日期，也沒有歷史的事蹟。多用「我」而不用「你」。重複矛盾，不一而足。顯非一人一時之作。于是議論紛紛，至今不絕。崔浩(450年死)老早就懷疑不是老子的著作。宋儒葉適說「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¹¹⁹。以後汪中¹²⁰、崔述¹²¹都否認這書是老子所作的。日人齋藤拙堂(1787—1865)以此書用「仁義」一詞，而且反對戰爭苛政，決不是戰國以前的書¹²²。然而熱烈爭執，則從1922年梁啟超提出六點疑問以後，才和老子人的問題，一同掀起。參加論戰的人，各守陣疊，不肯相讓。他們爭論之點，有關引述、文體、名詞、思想、和個人著述五點。

甲、引述 莊子引老子二十二次¹²³。荀子不引而評老子為「有見于謬，無見于信」¹²⁴，可知他一定知道老子的思想如何。韓非子除了解老、喻老以外另外另外引老子五次¹²⁵。呂氏春秋¹²⁶和戰國策¹²⁷都引老子。這些都是戰國的作品。所以崔述斷定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書。梁氏則問何以論語、孟子、墨子都不提老子?然而問何以論語不提老子，則我們也可以問何以老子不提論語?而且古書喪失很多。比方墨子本來是七十一篇¹²⁸，現在只有五十三篇。而太平御覽所載的墨子逸語，則引老子¹²⁹。孟子所引孔子的話，也有不見諸論語的¹³⁰。孟子不提荀卿，而荀子則屢次批評孟子¹³¹。孟莊同時而彼此一言不及。韓非子、戰國策都沒有孟子、莊子的話。可知提與不提，不能證實某書是否已經存在。錢穆以莊子內篇所引老子¹³²都不在現在的老子，只有外篇雜篇所引才見於現在的老子。所以老子書為後期的書¹³³。錢氏的大前提是外雜篇是晚出的。這個前提還沒有證實。顧頽剛以呂氏春秋所引，幾乎佔老子三份之二，但始終不曾吐出其為取材于老子，所以說老子不可靠¹³⁴。但是胡適已經指明，顧氏所舉五十三句，只有三句是來自老子的¹³⁵。

乙、文體 顧氏以老子為賦體，用韻，又用「兮」、「乎」兩字，這是戰國文體¹³⁶。馮友蘭以老子不是問答體而是簡明的經體¹³⁷。所以顧、馮二氏都以老子一定是戰國的產物。馮氏之說，胡適辨駁最切。依照胡氏所說，姑勿論所謂簡明經體是怎樣，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論語，爲政篇第三章「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這個體裁。論語大部份也非問答。至于所謂韻文一定是戰國的文體，那是完全武斷。詩經和書經，用韻不是很多嗎？所以胡適說，「我們不容易確定某種文體或術語起于何時。一種文體往往經過很長期的歷史」¹³⁸。

丙、名詞 梁氏說老子「侯王」，「王公」，「萬乘之主」，「取天下」這幾個名詞¹³⁹是描寫戰國的情形，這能够證明這本書是戰國的作品¹⁴⁰。可是「有天下」，「匡天下」，「以天下讓」，「千乘之國」，論語都有¹⁴¹。易經䷏象辭有「王侯」，坎卦、離卦象辭有「王公」。至于說「三公」這個名詞¹⁴²，戰國以前未有，那就不對，因為墨子裏是有的¹⁴³。春秋時代沒有老子第卅一章所說「偏將軍」，「上將軍」的官，這是對的。但是這可能是後人所加，或者本來是註。這一點以前有人已經指出。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研究左傳，他的結論是戰國的書，用「若」字和「如」字作「同也」解，不用「斯」字作「此」或「卽」解。他們用「乎」字爲介詞和「歟」「耶」爲語尾辭，但沒有作爲「與」字解的「及」字，而且「於」「于」兩字不分¹⁴⁴。英國人魏薈(Arthur Waley 1889—1960)翻譯老子，依據高氏之說，以爲除老子第二章之「斯」字之外，完全和高氏所說相符，于是斷定老子是前三世紀的產物¹⁴⁵。魏薈忽略了老子裏並沒有用「乎」字作介詞。莊子只用「邪」字兩次¹⁴⁶，這不能够做戰國文法的證據的。而且高氏本人也承認墨子比較莊子等書早百年以上，可是文體大體相同。因为要彌縫補漏，他于是說墨子可能曾經後人修改。然則莊子「邪」字太少，也是後人所刪嗎？張壽林統計由春秋以至戰國，用從來感嘆詞之「於」字爲介詞的日多，而用素來以爲介詞之「于」字日少。老子用「於」字凡五十二次而沒有一次用「于」字，于是斷定他是晚出¹⁴⁷。這樣說法，然則論語以「于」爲介詞比較少，必定是在孟子之後嗎？而且淮南子以「于」爲介詞，那麼老子必定在他之後了！

丁、思想 梁氏以老子攻擊法令孝慈¹⁴⁸，太過激烈，不屬春秋。「仁義」一詞¹⁴⁹是孟子所創的。所以老子在後¹⁵⁰。馮友蘭以老子講「無名」必要在惠施、公孫龍講名之後¹⁵¹。錢穆選出老子道、天、一、名、常等三十三個概念，他說都是經過莊子，到了老子才能完成¹⁵²。三位都是從思想立場，判定老子是戰國的產物。相反地，徐復觀也

從思想立場來斷定老子資料的年代，以老子「善爲土者不武」爲反映春秋土武連在一起，並且戰國中期以後沒有不以陰陽來解釋宇宙，而老子則以無、有、道、德來解釋¹⁵³。我們以爲思想實在不能限于某一個時期。孔子老早已經講名，何必等待惠施呢？莊子講理、性、太一、至人很多，而老子不講，那裏有經莊子到了老子才能完成的道理？左傳已並言仁義¹⁵⁴。老子說一生二，萬物負陰抱陽¹⁵⁵，是以陰陽解釋宇宙了。莊子的有始有未始¹⁵⁶，也從有無來說，而不是以陰陽來說的。至於爲什麼反對法令孝慈一定不是春秋的事，那就我們所不可解了。

戊、個人著述 孔子以前無私人著作，這是馮友蘭的話，孔子以前的個人著述，他看作偽品¹⁵⁷。羅根澤增加了幾個理由，然而不出孔子以前個人著書皆偽的理論¹⁵⁸。這樣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時代以前沒有私人著作，他以前的私人著作都是偽品了。

老子書中用「吾」「我」三十五次，都是自稱之詞。而且用韻等文體頗爲一致。許多學者于是以這書爲出于一人之手。至于此人是誰？則言人人殊，有老聃、太史儋、楊朱之徒，詹何、環淵、關令尹喜幾種說法。

從上面看來，關於老子的人和老子的書，意見紛歧，達於極點。現在製一個表在下面，來表示諸家結論之不同。以年期爲次序，那可以看見學者們的趨向。所列的是限於對於問題有討論的或對於老子有專著的。當然遺漏在所不免。

諸家擬定老子及老子年代表：

春秋	戰國
----	----

<u>朱子</u>	疑老聃和老子非一人 ¹⁵⁹ 。
-----------	----------------------------

<u>伊藤蘭嶋</u>	老子無其人 ¹⁶⁰ 。
-------------	------------------------

<u>畢沅</u>	<u>老子</u> 卽 <u>孔子</u> 問禮之 <u>老聃</u> 。著	又卽 <u>太史儋</u> ¹⁶¹ 。
-----------	--	--------------------------------

	老子。
--	-----

<u>崔述</u>	老聃不知有無。無問禮事。
-----------	--------------

	此書「不知何人所作，要必
--	--------------

	<u>楊朱之徒之所偽託</u> 」 ¹⁶² 。
--	------------------------------------

<u>汪中</u>	<u>老子</u> 卽 <u>孔子</u> 問禮之 <u>老聃</u> 。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
-----------	---------------------------------------	---------------

	也」 ¹⁶³ 。
--	---------------------

戰 國 道 家

- 1919 胡適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⁶⁴。
- 1922 梁啟超 就令有其人，孔子問禮亦可疑。
書成于戰國之末，「莊周前或在其後」¹⁶⁵。
- 1924 馬敍倫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⁶⁶。
- 1927 張壽霖 「孔子不及見老子」無問禮事。
書作于「孟子之前後」¹⁶⁷。
- 1927 武內義雄 老子卽墨子時之老聃，問禮事虛構。
書爲戰國末秦初法家系統學者所編纂¹⁶⁸。
- 1928 陳柱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⁶⁹。
- 1929 劉汝霖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書「和孟子年代相差不遠」。
又「是解老喻老以後輯成」。
「或就是李耳所作」¹⁷⁰。
- 1930 馮友蘭 問禮之老聃不知有無，然可能。
李耳爲戰國道家領袖。書成于孟子後，後又改公孫龍後，非一人著¹⁷¹。
- 1930 黃方剛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⁷²。
- 1931 顧頡剛 老子在戰國中葉。書成于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之間¹⁷³。
- 1934 唐蘭 老子卽孔子問禮之老聃。
書爲其語錄。
- 成于戰國早期，墨子成書時¹⁷⁴。
- 1934 英人魏蔚 老子無其人。
書成于前三世紀¹⁷⁵。
- 1935 錢穆 孔子所見老子卽老萊子，卽荷蓀丈人。
書成于公孫龍宋鉢時或稍後。
作者大概爲詹何¹⁷⁶。

- 1935 胡哲敷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
老子¹⁷⁷。
- 1937 蔣錫昌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
老子¹⁷⁸。
- 1937 津田左右吉 老子無其人。書成于孟子後¹⁷⁹。
- 1941 美人德效騫 老子即太史儋，老子著者¹⁸⁰。
- 1945 郭沫若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書集成者爲楚人環淵，即關尹，大率與孟子同時¹⁸¹。
- 1948 蔣伯潛 問禮之老聃非道家老聃。書成于戰國¹⁸²。
- 1949 呂振羽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⁸³。
- 1950 侯外廬 老子思想後于孔墨。書在孔墨顯學之後，莊子之前¹⁸⁴。
- 1954 楊榮國 老子生卒年代不詳。書「成于戰國時代的莊子之學大興之後」¹⁸⁵。
- 1955 吳康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⁸⁶。
- 1956 高亨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
著老子¹⁸⁷。
- 1958 羅根澤 「老聃即太史儋，老子書即太史儋所著」¹⁸⁸。
- 1958 張起鈞 老子「是一假託」。「孔子以後，莊子以前成書」¹⁸⁹。
- 1959 嚴靈峰 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著
老子¹⁹⁰。
- 1959 任繼愈 老子固有思想，後其書經過年代才成爲定本¹⁹¹。
- 1959 木村英吉 老子無其人。書爲古名言集，成于史記淮南

- | | | | |
|------|---------------------------|--|--|
| 1961 | <u>王昌祉</u> | <u>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u> 。可能著 <u>老子</u> 。 | 書完成于 <u>莊子內篇</u> 後，可能為 <u>太史儋</u> 編成 ¹⁹² 。 |
| 1962 | <u>關鋒</u> 、
<u>林聿時</u> | <u>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u> ，著 <u>老子</u> ¹⁹⁴ 。 | |
| 1963 | <u>徐復觀</u> | <u>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聃</u> 。資料由於 <u>老子</u> 。 | 書成「必在 <u>莊子</u> 前」。著者可能是 <u>關令尹喜</u> ¹⁹⁵ 。 |
| 1965 | <u>勞思光</u> | 「 <u>道家之老聃</u> 約在 <u>孔子</u> 之後 <u>莊子</u> 之前」。與 <u>禮記</u> 「 <u>習禮</u> 」之 <u>老聃</u> 不同。問禮事不可靠。 | 書原料來自 <u>道家老聃</u> 。一部份材料先于 <u>莊子</u> 。至 <u>韓非子</u> 時今本已大致形成 ¹⁹⁶ 。 |

我們的意見是：史記老子傳老聃的部份除了過關之事以外，大體無誤。孔子問禮的傳說，春秋以及戰國，必定是很流行，所以儒家都不能因為他抑低孔子而埋沒他。老子的書不是出于一時一人之手。老子的要旨名言，經過他門弟子各人自己傳誦記錄，後來逐漸集輯成篇，各本不一樣，或者同時，或者先後，或者錄言，或者記意。其中錯誤、竄改、增減、以及混入他人的話，採用錄者當時的文體，都是不能避免的。即如老子第三十一章「夫佳¹⁹⁷兵不祥之器」，經注相混，已成定論。王弼單獨這一章沒有注。王弼原本的注說這一章不是老子的話¹⁹⁸。「偏將軍」等字，也是後來增加的材料。不過全書的思想統系，他的完整處並不亞於別的經典。大抵至戰國之初已經略約成形，在韓非以前已經大定。此後還有變更，可是無關宏旨。

3. 老子的哲學 老子的書以道德為名，蓋道德總括老子的思想統系，所以現在從道德兩個觀念討論他的思想。

甲、道 說文說「道，所行道也。从『彳』『首』。一達之謂道」。段玉裁(1735—1815)的注說，「道者人所行，首者行所達也。『彳』『皓』切」。古文寫道，衢，爵。現存最古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殷代前十四世紀的貉子壺上所刻的金文道。「彳」象路之形，「首」即是人頭，人行之路，一直達到，不是交差四出，也沒有旁支。這是本義。進而指怎樣養生，怎樣是治國之法，再伸而為理則。最後則為本

體。先秦百家都講道。但是各家所講道的意義，各有不同。孔子的道是文武先王之道，三代之道，人所能弘之道¹⁹⁹。「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不遠人」²⁰⁰。老子的道，恰和他絕對相反。「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老子卅四），「道者萬物之奧」（藏，六二）。「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可言狀）」（廿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白），其下不昧，繩繩（芸芸）不可名，後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十四）。「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廿五）。然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廿一）。那麼道之虛無，並非空幻。司馬談要指說老子之術「以虛無爲本，以因應爲用」。不過道不是如物之可以形容，所以說是無名。

(1) **無名** 老子說，「道常無名」（卅二），道是「無名之樸」（卅七）。「無名」這個名詞是老子所首創的。諸家爭論正名和名實，爲春秋戰國學術界辯論焦點之一。諸家都主有名而老子獨主無名。這不只破除名分，開莊子齊物之先，而且拋棄言說，爲莊子泯言說之預備。老子開章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王弼的注說，「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韓非子解老說，「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稽（合）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簿（侵）。……故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所以不道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²⁰¹。韓非又說理有方圓短長，微粗堅脆。可見無名的觀念並非消極。相反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惟其無名，所以無限，所以泉源不絕，萬物滋生。

(2) **無** 老子說，「天地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四〇）。又說，「故常無²⁰²，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歸結）²⁰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一）。史記老子傳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此于無窮」。

「無」這一個字，比較「無名」更是激烈。諸家用「無」字都作對待之「無」，即是解作「沒有」，而老子之無則是絕對之「無」，即是「無極」（廿八）。王注說，「不可窮也」。莊子天下篇說老聃「建之以常無有」。「無」在「有」之先。有即有

限，無則無窮。這積極無限之無，不特在我國思想史上為突出的新觀念，以後王弼等玄學家把他大量昌明。根據美國哲學家德効篤(Homer Dubs 1892—1969)這個觀念在世界上也是創見。因為古時希臘哲學家之無，不過指有之不存在罷了²⁰⁴。這「無」能够因應，所以他的功用無窮。「埏埴(搏土)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十一)。必要在器的無的地方，才能得器的用，也才能得器的所以為有。

天下篇說：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²⁰⁵。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獨立)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拂)。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這一節文以「常無有」，「太一」，「謙下」，「空虛」來形容老子的道德，可以說是最確最妙。前兩個詞說道的體，後兩個詞說道的用，就是德。道體的主要屬性，就是常，就是一。

(3) 常和復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廿五)。「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物之始)」(廿一)。道是無始無終，永久常存的。不過這並不是一成不變，梗死的東西。因為這個常是復反的常。老子勉強叫道做「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廿五)。又說，「反者道之動」(四十)。「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十六)。這不只是普通循環思想，而是歸根。反本歸根，是循環的中心點。

(4) 一和樸 道的根本，在其為一。道的夷，希，微，混而為一，就是莊子所說「主之以太一」。這道的根本也就是天地人物的主體，所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卅九)。這個單純的一，又叫做「樸」，即是「無名之樸」(卅七)，為原始狀態，純一完整。

萬物常德滿足，便「復歸於樸」（廿八）。「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廿八）。王弼的注說，「眞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復使歸一也」。老子說，「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始制有名。名亦既，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卅三）。似乎是人類的教化制度，都是道的淪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卅八）。因此有人以爲道家思想是退化的，悲觀的。其實老子的側重是在乎一，在乎本，在乎根。散而爲器，本身不是害，散而不能歸一，才是大害呢。這一點可從老子的對立思想見到。

(5) **對立** 老子的一，並不是沒有內容的。書裏的有無，同異（一）、善惡、難易、長短、前後（二）、寵辱（十三）、白黑（廿八）、直屈、巧拙、辯訥、躁靜、寒熱（四五）、母子、塞開（五二）、大小、多少、怨德（六三）等等對立，不只幾十種。對立不單是並存，而且是互相涵攝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二）。「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廿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八）。這是宇宙一個自然的狀態。在這個緊張之中，道似乎是靜而實際是動。然而這不妨礙道之所以爲一，因爲由天之道，萬物都歸於平和。「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七七）。「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所以存在是有其固有的平衡的。而且相生相成，「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四二）。而和又是道的特徵。

(6) **生化** 上面反復、循環、對立、相成、融和、都可以說是宇宙運行的規律。比較更重要的，是道之能生能化。老子以母比喻道，說他「可以爲天下母」（廿五）。道而有名，就是「萬物之母」（一）。「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五二）。又說，「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六）。道有動有用，所以萬物藉之以生（四〇）。「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卅四）。生有層次，「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一）。王弼的注說，「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那麼這四個層次，也不外是道本身的層次罷了。其更有意義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二）。「一」字不論解做元氣，理，太極，太一，或混沌，總是指道的本身完整。「二」字解做陰陽或天地，並無衝突。「三」字或作陰陽和氣，或作「一」「二」兩字錯寫做一個字，或作形質之始，也有人把一

二三等于天地人。這都無關重要。最重要的是以數目字來解天地的進程，有些像古時希臘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約 497 B.C.死) 的數論哲學。由單數而多數，又像進化論。我們不敢把老子的思想太過哲學化，更不敢太過西洋化。然而老子宇宙觀是合理的，是有機體的，是有常規的自然秩序的，任誰也不能否認。這宇宙觀立定周敦頤 (1017—1073) 的太極圖說的基礎²⁰⁶，也即是理學宇宙論的基礎。儒家的宇宙觀實在不出乎老子的基本典型。

(7) 無爲自然 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五)。這並不是說道的上面另有一件東西叫做自然。王弼說「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所以道、德、物、勢的生，畜、形、成，「皆莫之命而常自然」(五一)，就是各自爲之。聖人「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四)。同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萬物將自化」(卅七)。聖人說「我無爲而民自化」(五七)，這就是遵循道的常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的(五)，不外像蘇軾 (1039—1098) 所說，「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²⁰⁷罷了。

萬物既是自然而生，所以老子沒有創世主宰的觀念。老子說，「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四)。河上公的注說，「道在天帝之前」。這就是莊子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固存。神鬼神帝，先天天地生」²⁰⁸。這自然論不特和西洋上帝創造論不同。就是和儒家的「天生蒸民」²⁰⁹的思想也不一樣。

以上是從道和天地萬物來講，並不是想把老子哲學現代化，而是在標出老子是在我國哲學史上以道從宇宙而言的第一個人。然而有人把唯心唯物等西洋的範疇來比論老子的。固勿論根據「道之爲物」一句，便以道之思想是唯物，太不合理。根本上唯心唯物等問題，絕不是老子的問題的。又有人把道比並印度的梵天。梵天是超越，不動不生，不容對立。相反地，道是內在，與物不離，是自然而超自然。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者(一)不外惚恍之意，完全沒有神秘意味。西方學者有把「夷」，「希」，「微」(十四)等于猶太教和耶教的耶和華和婆羅門教的大自在(Ishvara)，那就附會不堪了。

乙、德 老子講道體，並非空談。他的目的是在道用。老子書十份之九討論道之施

應，即是持身治國，和儒家無異。道和德不相離。德就是得，萬物所得于道的是德。換言之，德即是道之具體化，個別化。所以人物社會之性質不離乎道之性質。有生化，有對立，有反本。其得到德之精的就能知常得一，無爲而自然。老子說，「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²¹⁰，王乃天²¹¹，天乃道，道乃久，終身不殆（十六）。「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五五）。又說，「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實行）²¹²常」。因為遵循常道，所以無所不包，復歸光明。

(1) **抱一** 無所不包容，即是爲一。不得一則天地不能清寧，萬物不能生，侯王不能正（卅九）。在事物之相反相成的過程之中，「曲則全，枉則直，窪（凹）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守）一爲天式（法）」（廿二）。抱一不容對立，于物不貳。在精神修養方面，「載²¹³（處，抱）營（魂）魄抱一，能無離乎」（十）？魂魄合一，就當于道。這點打開以後道教內丹修養以至太乙之教，其影響不小。老子書沒有「性」字，但是頗講氣。說「益（強增）生曰祥（妖），心僕（任）氣曰強（過份）。物壯則老」（五五）。抱一無離之下，就說，「專（專一無間斷）²¹⁴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鑒）（妄見），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²¹⁵？天門²¹⁶開闔，能爲（守）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私智）乎（十）？於是致柔、無爲、嬰兒、雌等等德之重要成份，一同指出。

(2) **致柔** 致柔是老子的特殊觀念。其他諸家都尚剛。儒家主張中庸而剛毅近仁²¹⁷。老子則叫人守柔。他本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²¹⁸。他的教訓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致虛極，守靜篤」（十六）；「去甚，去奢，去泰」（十九）；「不敢爲天下先」（六七）；「不爭」²¹⁹；知足，知止²²⁰；「不自見……不自貴」（七二）；無知無欲（三）。一言以蔽之，是柔的人生哲學，論者或以爲這是消極，是奴隸道德，然而老子這教訓實在是有其積極理由的。第一，「高下相傾，前後相隨」（二）是宇宙的常軌。剛柔並需，所以柔不可缺。必須兩備，乃能健全。老子說，「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水之所歸）」（廿八）。第二，「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四五）。可見宛似消極之柔，實際上是非常積極的。第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四）。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七）。「夫唯不

爭，故能無尤」（八）。「知止可以不殆」（卅二）。「知足之足常足」（四六）。換言之，柔是自保自存的良方。第四，柔可以勝剛。「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六一）。「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廿二）。「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六六）。所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四三）。可惜的是「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八）。第五，柔是生的原理。「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卅七）。「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七六）。「弱者道之用」（四十）。這樣柔是生存的本則，並非像朱子所謂「揀便宜」的²²¹。

(3) 權術 這裏所謂以柔制勝，很像是權術。老子更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卅六）。說「欲」說「固」，似乎是安排。程頤（1033—1107）于是說老子以此「却入做權詐者上去」²²²。朱子並且以他爲「只是佔便宜，不肯自犯手做」²²³。程朱的批評真是嚴酷了。吳澄最正確，最平允。他說，「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四十），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六五）。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于柔勝剛，弱勝強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入于死而不知，論者皆以爲原于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學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卅六），老子已自言之矣」²²⁴。又有人說「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六五）是愚民政策。殊不知下文即說「以智治國國之賊」。聖人本人之心「我愚人之心也哉」（二十）。所謂愚，不外不用智術權詐，「使乎智者不敢爲」（三）罷了。況且「聖人無常心（成見），以百姓之心爲心」（四九）呢。

(4) 水、雌、嬰兒 老子好以水、雌、嬰兒（二十、廿八）爲譬喻。三者都是柔之象徵。他用空虛的谷（六）和單純的樸²²⁵，用意也是一樣。諸家絕少以這些做象徵的。然而這柔弱，乃是上德的表示。「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廿八）。「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五五）。「百姓皆注其耳目（用智），聖人皆孩之」（復其赤子之心）（五十）。「玄牡之門，是謂天地根」（六）。天門開闔必爲雌（十）。知雄守雌，可爲天下谿（廿八）。「牡以靜勝（六一）。母爲有名萬物之所出²²⁶。「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七八）。「上善若水，水善萬物而不爭。據衆人所惡。故幾（近）于道（八）。希臘古哲學家討論水是本體抑是現象，為西方形而上學的基礎。印度奧義書說水是百河之歸匯，即是小我之渾于大我，純是宗教觀念。老子則以水比善。孔子「逝者如斯」²²⁷和孟子之「水無有不下」²²⁸，都是對人而言。于此可以看見西洋，印度，和我國文化中心之不同。我們不必強解柔的觀念是母系社會，低下階級，或是被壓羣衆之產物。也不必硬說老子的思想是反映他來自楚國南方的重柔文化。因為思想是不可以地理拘限的。心之發展，任何社會，都有可能。

（5）聖人與無爲而治 以上所言，似乎只是從自我著想。然而老子之道，「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廿七）。即不善也不棄（六二）。聖人「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十）。又說，「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這是聖人之無爲。「聖人處無爲之事」（二），「無爲而無不爲」（四八）。所以「我無爲而民自化」（五七），「無爲則無不治」（三），「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四三）。

因為老子主張無爲，所以實際上可以說是主張無政府主義。「太上下²²⁹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老子又對統治者之造作操縱，大加攻擊。「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七五）。「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七四）？攻擊最力的，就是戰爭。「兵者不祥之器」（卅一）。「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四六）。「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至于奢華偽善，通通為老子所痛恨。「服文綵，帶利劍，厭（飽）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魁）」（五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九）。所以一定要「去甚、去奢、去泰」（廿九）。當時真正之道德淪喪，所以老子大聲疾呼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卅八）。「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十八）。必要「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九）。他思想之激烈，批評之嚴厲，是我國思想上所未有的。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卅一），實際上比孟子說「善戰者服上刑」²³⁰更是悲痛。然而老子固不是破壞者。他所攻擊的是假仁假義。他所以「不尚賢」（三），乃是因為他們不能無爲而治。老子自己有他的「上德」（卅八），「積德」（五十），側重慈愛（六七）。「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四九）。孔子主張「以直報怨」²³¹老子則主張「報怨以德」（六三），達到我國倫理思想的高峯。

聖人的無爲，絕不是遯世，以拱默山林。他必要等待成功然後退休。他的目的在乎「成其大」（卅四）。「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爲則無不治」（三）。

(6) **貴生** 老子之道，在「賢于貴生」（七五）。在個人方面，目的在乎「長久」（四四），「長生久視（久立）」（五九），「不殆」（十六），「死而不亡」²³²（卅三）。其好生並不亞於任何學派。這個和以後道教之以種種方術或迷信而求長生不死是不同的。老子不講神仙。倘若以「谷神不死」（六）爲仙，以「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五十）爲神，那就太過不懂老子的谷神是空虛莫測，猛獸無害是「生生之厚」（五十）了。河上公的注把老子宗教化，神幻化，是假口于老子，不是講老子的本意。

在社會方面，老子的理想國是「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倘若以爲這是退化，是出世，則可謂不善讀老子了。老子對於社會，「和其光，同其塵」（五六），而且進而「居善地，山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八）。使人人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八十）。這樣人人「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五七），「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

三、關尹和楊朱

世傳關尹，楊朱和環淵是老子弟子，無據。環淵在下面第五節才說。楊朱是戰國初的人，有人以爲他是道家前驅。關尹生于春秋，然莊子把他和老聃一塊討論。他們的思想行于戰國。現在討論一下：

1. **關尹** 漢書藝文志載道家關尹子九篇。班固自己注說，「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隋書、唐書經籍志都不錄。這書已經喪失很久了。現存的關尹子九篇，篇名叫做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書裏很多跟釋氏和神仙方技等家的說法，所用的語詞，並不是先秦道家所用的。顯然是後世假託之作。

莊子天下篇把關尹老聃相提並論。其中「以本爲精」，「與神明居」，常無有，主太一，謙下空虛，是他們兩個人的共同性格。其單講關尹的部份則說，「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其重點在虛己接物，獨立清靜。莊子達生篇又引關尹說，「純氣之守，……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將奚入焉」²³³？呂氏春秋又載列子問尹子射中之道。關尹答說，「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²³⁴。高誘(壯年205)注說，「守求諸己，不求諸人」。這也是獨主清淨之意。列子載關尹說，「言美則嚮美，言惡則嚮惡。……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²³⁵，有些像老子「不出戶，知天下」²³⁶。然而下文「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顯然和老子「報怨以德」²³⁷相背而馳，絕非道家的口氣。以上所引，于天下篇一無所加。天下篇關於關尹的意旨，除了鏡一個象徵以外，沒有不在老子書裏可以看見的。其專講關尹的部份和其他的書所引，不過僅及老子思想的一小部份，而哲學意味較深的常、無、主一，則聲音寂然。我們敢說關尹對於道家的哲學完全無補。近人以為關尹即是環淵²³⁸，以老子是他所集的語錄或是發明老子的意旨而作²³⁹。又有人推測他是老聃的直傳弟子，疏釋老聃的思想，而著成現行的老子書²⁴⁰。這兩說對不對我們不敢決定，但說他是單獨成派²⁴¹，就恐怕言過其實了。

2. 楊朱 楊朱的生平和學說可考的很少。莊子說「陽子居南之沛。……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蹶然變容曰『敬聞命矣』」²⁴²。莊子書十份之九是寓言，未可爲憑。說苑載楊朱見梁王，說治天下如運諸掌上。梁王譏他有一妻一妾，尙且不能管治²⁴³。梁王元年是前三七〇年，孔子死了已經一百零八年。離開老子更遠。假定老子比孔子大十歲，而楊朱二十歲方做老子的弟子，那麼他最少活了一百四十歲才能够在春秋做老子的弟子而又在戰國見梁王。所以這兩樣事情，必有一誤。莊子寓言篇陸德明的釋文說，「陽子居姓陽，名朱，字子居」，或者是推測之詞。古時「陽」「楊」互通，「居」「朱」相轉，居不一定就是字的。莊子駢拇，胠篋，天地，徐無鬼都用「楊」。山木用「陽」，釋文說，「司馬云，『陽朱也』」。韓非子說林上和八說都用「楊」。韓非

子並且評論他「干(預)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²⁴⁴。此外沒有事蹟可考。史記沒有他的傳。漢書藝文志沒有他的書，人表也沒有他的名。列子楊朱篇是魏晉僞作，這是學者所公認的。我們只可以說楊朱是戰國初時的人，在墨子之後，莊子之前。

我們既然認楊朱篇是僞的，那麼他的學說，只可以向先秦典籍，和淮南子裏找尋，找到下面幾條：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孟子，盡心上，第廿六章。)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陽生貴已」。(呂氏春秋，卷十七，不二。)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

「楊朱哭衢途(歧途)曰，『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荀子，王霸第十一。)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有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樸子²⁴⁵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說苑，權謀第十三。)

「『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韓非子，說林上第廿二。)

「駢(過甚)於辯者，纍瓦結繩，竄(易)句(文)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勞)跔(近)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莊子，駢拇第八。)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²⁴⁶，且方與我以辯』」。(莊子，徐無鬼第廿四。)

從上面的資料裏，我們可以看見楊朱的中心思想是保身。所以一定要全性保真，不爲物累。至于極點，就不肯以一毛而利天下。韓非子說，「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

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脰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²⁴⁷，必定是指楊子等人而說的。荀子所引，即是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之意，也可以勉強解爲慎于榮辱安危以保身的。說苑的主要宗旨以不傷行不傷勇爲智慧。不過莊子駢拇和徐無鬼把楊朱做辯者，其結果爲傷性害身，則又和貴生的本旨相反。我們爲材料所限，只可能說楊朱的學說是貴生。此外就不敢遽定了。莊子胠篋篇評論他「外立其德」，即是自炫所得。天地篇又評論他「乃始離跂（讓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且以楊墨所言爲「皆生之害」。正面攻擊他重生適足以害生，也可見他的主旨是重生。列子楊朱篇一名達生，似乎是根據貴生的宗旨。由爲我而重生，而申衍到無名無實，齊貴賤，達生死，不爲壽，不爲名，不爲位，不爲貨，以此爲順民。然而又百年猶厭其多，何必久生？「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同時恣欲以養生，憂苦則犯性，逸樂則順性。合達觀、厭世、樂世爲一大雜會，和楊朱純粹全性保真的重生，絕然不同。

楊朱沒有學徒，沒有著作，沒有思想系統，不成一家。莊子天下篇不批評他，荀子解蔽和非十二子都不提他。韓非子以儒墨爲顯學²⁴⁸，莊子也稱儒墨²⁴⁹。司馬談的六家裏沒有楊家。所以以學派來講，是和楊子無關的。然而莊子每說楊墨²⁵⁰，孟子說楊墨之言滿天下。孟子、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都述評楊子，則楊子必然是很知名的。這是不是因爲他壽命特別長，和游歷很廣呢？然而貴生思想，在天下大亂的戰國時代，必大流行。以前的列子，以後的魏牟，彭蒙，陳仲，史鰌等等，都主張本身自然，以求一身之安。同時犧牲爲公，兼愛交利的學說也一定很盛行。所以孟子說天下不歸于楊則歸于墨。然而所謂盈天下的，不是楊朱學派或是他的門徒盈天下。因爲楊子所代表的並不是像儒墨名法等大系統，而只是貴生一點罷了。孟子所以攻擊他，看他是等于禽獸的，是因爲以墨子的兼愛和楊子的爲我，和孔子的根本道德絕對不能相容。孔子的全德是仁。仁的意義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²⁵¹，即是人我兼顧。墨子偏于人，楊子則偏于我。所以和儒家兩不相立。孟子斥駁他們，不一定是直斥楊墨本人，而是攻擊他們所代表的兩偏不全的思想。就是孟子所謂他們「充塞仁義」。

楊子是貴生說的代表，似無問題，然而不能因此便說他是道家之一派，或是道家之前驅。甚且又說老子分而掩之，隨後又爲莊子所掩。又有人說呂氏春秋是他的思想

之發展。這些都是臆度之辭，沒有實據的。貴生是諸家所同重的。儒家他主張明哲保身，並非道家所能獨佔。而且道家貴生未必貴身。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同時愛人救人，「既以與人已愈多」²⁵²。和楊子不利天下不可同日而語，朱子(1130—1200)說，「人說孟子只關楊墨，不關老氏，却不知道家修養之說，只是自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²⁵³。朱子解釋孟子不關老子的理由是對的，可是說老子不管別人，是太過了。倘若從楊朱和道家的關係來說，與其說他是前驅或後繼，不如說他是道家的叛徒。實則老子和楊朱並沒有歷史的淵源，也沒有思想的聯繫。列子楊朱篇加入齊物等思想，或者是想把他和道家和協罷了。

四、莊子

莊子是道家的大成，是戰國道家的主流，又是戰國和老子以後最重要最偉大的道者，這是毫無疑義的。現在先論他的人和書，然後分析他的哲學。

1. 莊子爲人 根據史記的莊子傳²⁵⁴，莊子名周、蒙²⁵⁵人。也曾做過蒙漆園²⁵⁶的官。和梁惠王(370—335 B.C.)，齊宣王(342—324 B.C.)同時。「著書十萬餘言」，「剽剝儒墨」。「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339—329 B.C.)聽說他是個賢人，聘他爲相。莊子辭，說寧可做個孤豚，不肯做郊祭之犧牛²⁵⁷。韓非子記楚威王想攻打越國，莊子諫他²⁵⁸。如果此說可信，則莊子也曾到過楚國。陸德明莊子釋文說，「莊子與齊湣王(323—284 B.C.)同時」。莊子也記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徐)²⁵⁹。惠子卒于魏襄王九年(310 B.C.)。又載莊周拿劍去見趙文王(298—266 B.C.)的事情(說)。雖然莊子記事未可盡信，然綜合諸王的年代，則莊子不能早過梁惠王元年(前370 B.C.)，遲過趙惠文王末年(266 B.C.)。所以馬夷初作莊子年表從周烈王七年(369 B.C.)，即梁襄王二年起，到周赧王二十九年(286 B.C.)，即趙惠文王十三年止。胡適以爲莊子死于前275年左右²⁶⁰，這大概是對的。莊子屢次說莊子和惠子來往(逍、徐、外、寓)，同游于濠梁²⁶¹(秋)，後來曾經過他的墳墓，這些應該都是事實。又說他大布而補之，正麋(帶)係(繫)履(履穿故繫)而過魏王(山)；家貧，貸粟于監河侯(外)，釣于濮水²⁶²(秋)，這些都大有可能。至于說他和東郭子(知)，商(宋)太宰蕩(運)，和曹商(列)對話，又和孔子末年的魯哀公會談，遊于雕陵²⁶³之樊(藩)而看見一個異鶴(山)，善劍(說)，夢虹(齊)，妻死鼓盤而歌(至)，則我們都看做寓言便是。至于他到楚國見觸體(白骨)而問之(至)，那就更無論了。

2. 莊子之書 莊子三十三篇，題南華真經²⁶⁴，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六萬二千餘言，比較史記傳裏所說的十餘萬言，僅得一半²⁶⁵。注以郭象（312年死）的注為標準²⁶⁶。世說新語說²⁶⁷，「向秀（壯年250）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郭象……窃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故今有向郭二注」²⁶⁸。向秀依據崔譏的注作新注。這新注到宋代已經失了。經典釋文和東晉張湛（壯年310）列子注所引的向郭兩注大同小異，可見郭象如果不是完全抄襲向秀，也大半根據他。然而向秀的注有二十六篇、二十七篇、二十八篇三種說法。即使我們把他最多的二十八篇，郭象加了兩篇，也不過三十篇。怎能有現在的三十三篇呢？世說新語引文士傳說，「郭象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又說，「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遺旨」。那麼郭象似不是抄襲之流。歷代註解存佚總共大約七百，論說大約三百，真是盛況了²⁶⁹。

至于書的分篇和篇的次第，始于何時，現在已不可考。外篇雜篇之分，以什麼做標準，也不容易解，可是和內篇比較，就大不相同。內篇的篇名揭示本篇的主旨，相反地，外雜除了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以外，都是把開始的兩三個字做題目。內篇不引老子，外雜篇多引老子。內篇沒有「性」字，外雜篇很多講性。內篇不提畫詩禮樂，外雜篇則提及（徐、天），而且用「六經」的名詞（運）。內篇意思一貫，語深而約，外雜篇的意思不相連屬，意白言淺。內篇思想可和老子別作一派，外雜篇不外註釋老子罷了。內篇訾議孔子，詞句還很蘊藉，外雜篇就不同。內篇堯舜的性格也不是和外雜篇一樣。內篇志趣逍遙，外雜篇有悲觀的色彩。外雜篇文筆、神態、思想、都和內篇不類。所以學者大多以內篇是莊子自己所著，外雜篇是門人的記錄或是後人所增加的。只有天下篇的文筆思想都近內篇。學者大多以為是莊子的自序。以上的結論大概而說，未嘗無理。不過有求之過刻的。說內篇某節結構不同，就斷定為僞作，又有人以思想和體裁，例如是否條記體或是首尾成篇，把三十三篇分作若干組或若干時期²⁷⁰，那就強求過甚了。蘇軾以莊子實在尊崇孔子，而盜跖、漁父則似乎真詆孔子。讓王、說劍，「淺陋不入于道」。所以都當作僞造²⁷¹。這四篇宋濂（1310—1381）王夫之（1619—1692），姚際恒（1647生）都懷疑²⁷²。然而盜跖、漁父、胠篋的篇名見于史記本傳。這是後人把傳的文字改變了嗎？莊子和任何古書一樣，錯誤贗偽，移動增

滅，是在所不免的。莊子的話，有不在現在莊子書裏的。篇裏節的次序有所不同的。列禦寇篇記莊子將死，顯然是後來加入的。我們要找完全原璧，是不可能的。然而從大體來看，則莊子的精神，昭然若覩。

3. 莊子思想 莊子開章便說，「北冥（北海）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²⁷³。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搏（圖飛而上）扶搖（上行風）而上者九萬里」（逍）。這些想像的文章，開了我國文學藝術一新頁。這戲劇以大自然做舞台，以造物做角色。有聲有色。他的意境之高，視線之遠，是先秦諸子所皆不可及的。倘若沒有莊子這型態，則一定沒有以後魏晉的玄學和清談，以及唐宋以降的詩和禪。

莊子的思想，固然是在莊子書裏，而最精確而簡的，是天下篇之述評。這篇說：

芴漠恍惚，廣大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迂遠）之說，荒唐（空大）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放任）而不儼（偏），不以觭（一端）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正）語。以卮（支離）言爲曼衍（推論），以重（要）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輕視）于萬物。不譴（責）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蒙璋（奇特），連犿（與物相從）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諺詭（卓異滑稽）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始終者爲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闊），深闊（寬）而肆（放縱）。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達）矣。雖然，其應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窮（遺）。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面最重要的，是「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這一句。這是莊子思想的總括，也是他的人生目的。因爲和造物者游，所以要「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因爲和外死生無終始的人做朋友，所以要「與天爲徒」（人、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齊）。莊子書頭兩篇是逍遙遊和齊物論。逍遙遊即是與造物者游，齊物即是無死生，無終始，而與物爲一。所以在下面我們以逍遙遊和齊物來談莊子的思想。

甲、逍遙遊，上面講老子的宇宙爲機體，重在秩序。莊子的宇宙則像天籟，「大塊

噫氣」(齊)。老子從空間講，莊子則從時間講。

(1) 變化 莊子起首即感覺變化無常。第一問題就是「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人生「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摩），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齊)。東西都是「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挽），時不可止。……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秋)。「日夜相代爭前」(齊、德)，逝者如斯。「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隙）而已」(知)。

(2) 道 這普通的變化，是道的情信。莊子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太)。宣穎(壯年 172)注「有情」說，「靜之動也」，注「有信」說，「動之符也」²⁷⁴。把下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來徵驗，則的確比老子道之精信²⁷⁵更為活動。莊子的道，從宇宙論的觀點來看，似乎于老子無所發揮。然而老子的道是靜的，莊子的道是動的，這是顯然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齊)。這是從時間上並且從演進之程序上講，不但是老子之有生于無，僅從概念上講的。從空間講，道無不在。道在蟻蟻，在梯稗，在瓦甓，以至于在屎溺裏，無逃于物(知)。禪門把佛做「乾屎橛（淨木）」²⁷⁶就根據這兒。從時間講，道貫通生物進化程序之全體。「種有幾」²⁷⁷，次第生而為蟲，為蝶，為鳥，為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至)。這過程雖然不是像生物學之進化，而他的變化演進之意義，是很明顯的。郭象注說，「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生死也」。

(3) 死生 在這種情形之下，萬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齊)。郭象所謂「無生死」，是從歸局而言。倘若從個人而言，則「大塊（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太)。人情都好生惡死。然而「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太)。「所以死生像晝夜一樣，是演變中不能避免的事情。所以「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太)，只「知生死存亡之一體」(太)，即是說，「以死生為一條」(德)。死不必哀，因為生之來，是時的。死之去，是順的。「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養)。從修養方面而言，「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人)？而「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太)。這樣，莊子之死生觀雖然似乎有他

的定命和悲觀的成份，而實際上和儒家的死生有命，立德不朽，並非不同。

(4) 養生與性理 養生主篇有解牛的譬喻。須要看牛的全體，不把眼看而以神遇，以無厚(之刀)入于有間(間節)。莊子說是「依乎天理」。「理」字在老子書未曾提及，而在莊子則出現三十八次。「理」「道」連綴為「道理」(秋、則、盜、天)，在中國思想史上這是頭一次「理」和「道」平列。「天理」這名詞，在書中至為重要(養、運、刻、漁)。又把天理和人欲相對(運)，做成佛學中事理觀的伏線。依據莊子的看法，萬物各有其理(秋、知)。更重要的，「萬物殊理」(則)。這一點郭象發揮透澈。郭象注重個性，恰和王弼注易經之專重同一原則相反。

正是因為物有殊理，所以物有殊性。所以「騏、驥、驥、駘(皆駿馬)，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鵩鵠(貓頭鷹)夜撮蚤(跳虫)，晝出瞋(張)目，而不見丘山」(秋)。所以人們必須順性，不能因為鳧脰太短而延續他，鶴脰太長而斬斷他(駢)。順性之目的是在「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²⁷⁸，可以全年」(養)。

(5) 因任無爲 我們的生存，總要「其心閒而無事」(太)。即使支離其形(人)，肩高于頂(太)，也應該以達觀處之。「浸(漸)假(使)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卵)²⁷⁹予因以求時夜(鷄)。侵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小鳩)」(太)。郭象注說，「無往不因，無因不可」，這樣安時處順，「安其性命之情」(在)，即是因任自然。「常因自然而無益(強增)生也」(德)。這是「和之以天倪(自然之分)，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齊、寓)。解牛的秘訣，在其能「因其固然」(養)。即是老子無爲而成的意思。莊子說，「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道)。這樣，因任和放任不同。因任是有目的的，最後的目的是「古之所謂縣(繩)解(太)」，也是「帝之縣解」(養)。

(6) 與造物者遊 「帝」字諸家解釋作是天而不是上帝，這是根據道家自然之旨。齊物論論物之發生，問是否有真爲主宰的。其答案是「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郭象說，「萬物萬情，趣舍不同，有若主宰使之然也。然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以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莊子又屢講「造物者」(太、應、列、天)，說腰曲背露，乃是造物者之所爲。又說造物者可以把人做鼠肝，做虫臂，微蔑至賤(太)。這樣很像是指有主意的天帝。然而造物者即是造化者(太)，也是天籞。郭象說，「請問夫造物

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此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²⁸³。這點可「從與造物道遊」看到。

郭象注「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體彎曲）也」（太）說，「夫任自然之變」。造物者即是自然。這裏意味最深的，莊子不說與造物遊而說與造物者遊。理由是不分作主客。遊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並不是有個造物者准許他去遊。而是他自己和造物者遊。「且與造物者爲人」（偶）就是（太、鷹）²⁸¹。即是「與天爲徒」（齊）的意思。所謂遊者，遊于形骸以外（德），「遊乎塵垢之外」（齊），「遊乎四海之外」（逍）（齊），「遊于方外」（太），「遊于無人之野」（山）。論者以莊子爲出世，不明白莊子的意思是不爲方內人間所限，而「遊于天地」（徐）「遊于天地之一氣」（太），「遊于物之始終」（達）。換言之，即「遊于無窮」（逍），「無有」（鷹），「太虛」（知），「逍遙之虛」（運）。從精神講，就是「遊于形骸以外」（德）而以心遊。心情放縱，精神自由，就可以說是遊。而且必要「心遊于萬物之初」（田），心遊于無窮（則），「心遊于漠」（養）。遊心以乘物，「乘物以遊心」（人）與物爲一。這是人生之歸宿。因爲遊，所以動。因爲以其心遊，所以生。因爲物物，所以現成。絕對不像佛家的涅槃淨滅。

乙、齊物 與物爲一，是齊物的最高境界。章太炎說，「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²⁸²。換言之，莊子齊物的對象是言知，質量，和像是非，有無，生死，彼我，物我等等一切對立。物之不齊的解釋有主觀、相對、「方生」、無窮，四說。齊物的典型是道樞、天鈞、天倪。其解決是因、明、忘、化。

(1) 因、明、天鈞、兩行 儒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是主觀，「隨其成心」²⁸³而且彼此，死生，可和不可，都爲對立。有此而後有彼，彼此相因，就是「方生」。然而死生無窮，各執是非也是無窮。聖人不由此途，而「照之以天」，即是以本然之明照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都是隨人而有。「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小柱）與楹（大柱），厲（齧）與西施（美女），恢（大）愾（戾）橘（乖）怪（妖），道通爲一」。若論相對，則「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襁褓而亡），而彭祖（年八百）爲夭」。郭象說，「苟各是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而且「民食芻（野蔬）豢（家畜）。麋鹿食薦

(草美)，螂且(娛公)甘帶(蛇)，鴟鴞耆(嗜)鼠。四者孰知正味？」世間一般質量標準，那個是正的呢？任誰決定呢？倘若彼此相辯，「若勝我，我不勝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倘若要和我相同的或相異的來辯正，則他既然和我相同或相異，又怎能辯正呢？與其依靠他人來決定，不如「和之以天倪」。這是說「因是」，任其自然。這有些像龍樹(約100—200)教理中的對偏中，盡偏中，絕待中，本身也是偏中。必要達到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去不來，才是中道。而且「彼生于是，是亦因彼」，有反必有正，沒有反則正就根本上不能成立。這方生之說略約像黑格爾(Hegel)(1770—1831)的辯證法，正反相對，必要綜合，然而綜合也是一個正，所以正反無窮，至最後才被大絕對完全包容，這就是「道通爲一」。莊子說，「聖人和之以是非，而體乎天鉤，是之謂兩行」。成玄英(壯年647—663)說，天鉤者「自然平均之理」。王先謙說，「聖人知道是非，共休息于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

(2) 忘、心齊、物化 生死是非，道既然都通而爲一，所以我們應該一律忘掉，「忘年忘義」(齊)。成玄英說，「年者生之所稟。既同于生死，所以忘年。義者裁于是非。既一于是非，所以忘義」。另一方面，得魚則忘荃(魚笱)，得兔則忘蹄，得意則忘言(外)。莊子有坐忘之說。忘掉人爲的仁義禮樂還不够，必要至于坐忘，坐而自忘其身，「墮其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太)。這樣大通無碍。心似鏡頭，無去就，無將迎，「惟道集虛」(人)，這也是「心齋」(人)。到此情境，便是自化，也即是與物俱化。莊子夢蝶，一息間覺了，「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齊)？這是證實齊物的極境，與天爲徒，物我不分，天人合一，成爲真人。

(3) 真人 莊子于「聖人」、「神人」、「至人」、「天人」、「真人」這幾個名詞，隨意使用，我們不必勉強分做層次。天下篇分開天人、至人、聖人，是每一個側重一方面而言的。其實他們都是最高生存境界的意義。「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道)，說是他們都是無已、無功、無名的。真人一定不是像日後道教所信的仙人。「真」不外是精誠罷了²⁸⁴。「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欣)，其入不距(拒)。翛(無係)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太)。又說，「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齊）？不會讀莊子的人，恐怕必定以為這是仙人。莊子固然也曾講藐（遠）姑射山²⁸⁵的神人（逍），又講升仙（地）。然而神怪和莊子的自然主義不能相容。我們當作寓言來看好了。莊子且不重長生，何由重仙？

莊子的目的是真人，專重內聖。「內聖外王」這名詞是莊子所創的。他以為諸子都是一曲之士，所以「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天）。實際上莊子不免忽略了外聖。就是應帝王篇也完全側重遊心遊物罷了。荀子批評他是「蔽于天而不知人」²⁸⁶，是未嘗無故的。司馬遷說他是「自恣以適已」²⁸⁷，也不是太過。至于朱子說「老子猶做事在。莊子却不要做了，又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²⁸⁸。宋濂譏評他「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²⁸⁹，恐怕都忽視了莊子哲學之真意味。成玄英說，「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深遠）」²⁹⁰，這是最對的話。

丙 老莊比較 上面所論莊子，雖屬簡單，然而即此可以看見他並不是老子的註釋便了。我們常說「老莊」，很像是老莊如一。老子和莊子並提，開始於漢書²⁹¹「老莊」合稱，開始於淮南子²⁹²。史公好講黃老。到魏晉時代「老莊」的名詞才通行。天下篇敍述諸子，把關尹和老聃同做一組，而莊子則另外一組放在後面，似乎表示莊子駕乎其他諸子之上，並且不明言承受老子。惠施公孫龍在諸子之後，他們以堅白鳴，還未聽聞道術呢。然而莊子除了引老子二十二次以外²⁹³，直接解釋老子的也不少²⁹⁴。可是無可否認的，莊子自己有他的思想路線。和老子有同的也有異的。同的人所共知，異的還有指明之必要。現在表列在下面：

老子

道擴至天地，然而重點還在人間

重常，反復是常，常是靜的

重一，一基于同

重對立如榮辱等等

物之個性晦

莊子

道的重點在天

也重常，驟化是常，其常是動的

也重一，齊萬物兩行以爲一

道通爲一

物有殊理

輔萬物之自然	因任自然
退以處物	與物俱化
在物之外以客觀處天地	入物之內以主觀玄同天地
不講性	多講性
主守	主忘
言辯有善有不善	言辯是非，都是從妄情而來
致柔	以神遇，像解牛
做嬰兒	做初生之犢
求長生而不講仙	少講長生，却又講仙
同塵	與造物者遊
入世	雖非出世，但是在超越
外王	內聖
聖人有所去取	聖人淡漠
聖人無爲而治	聖人遊于方外
目的是做救世的聖人	目的是與天爲徒的真人
實際，似文	想像，似詩

五、稷下諸子

史記記載「宣王(342—324 B.C)……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²⁹⁵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又說，「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²⁹⁶。鹽鐵論說，「蓋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及湣王(323—284 B.C)……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²⁹⁷。從齊桓公(384—379 B.C)立學宮在齊國都城西門稷下的外面²⁹⁸，到湣王死的時候，約共六七十年。這個學術中心可謂空前之盛。不過我們知道他們的姓名的只有十七名²⁹⁹。其中和道家有關係者是宋钘、尹文、彭蒙、田駢、慎到、環淵、和接子。現在次第討論他們：

1. 宋钘 宋钘即是宋榮子，宋輕子³⁰⁰。孟子稱他做先生，自己叫軻。這或者是

敬辭，或者是因為宋子年長。秦楚快要打仗。宋子要去說秦王楚王罷兵，和孟子相遇于石邱³⁰¹。秦楚戰于前312年，荀子和宋子同游稷下，他的書屢屢稱他。那麼荀子在湣王的時候離開齊國，那時宋子還在。荀子非十二子楊倞(壯年818)的注說，「宋鉤，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極。『極』與『鉤』同音」³⁰²。錢穆推定他的年代大概由前360到前年290是很對的³⁰³。

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自己注說，「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這書採入小說家，或者因為他有點像街談巷語。這書老早已經亡失了³⁰⁴。

莊子天下篇說，「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且)於人，不忮(逆)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鉤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上下均平)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去蔽)爲始。語心之容(我心如此)，命之曰(推)心之行，以瑜合釁(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耳)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者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豈徒爲)我必得活哉？圖(倨)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靠人)。以爲無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荀子非十二子篇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輕重)。上功用，大儉約，而漫差等。曾不是以容辨異(分別)，懸(隔)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鉤也」。荀子正論篇說，「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矣。……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聚人徒，立師學，成支曲」。莊子逍遙遊篇說，「故夫知効一官，行比(庇)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信)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功，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敗)，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數數(汲汲)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韓非子顯學篇說，「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罔圉，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

以上莊子，荀子，和韓子敘述和批評他。荀子說他聚徒設學，且成文曲，率徒辯論。孟子叫他做先生。他實在是稷下學者之中的聲望最高，勢力最大，而影響最廣的。莊子把他和尹文並舉，而荀子則把他和墨子並論，而他們評論之點，相同的只有荀子說他「大儉約」和莊子說他「自爲太少」。大概荀子從政治立場，所以側重建國君臣諸端，而莊子從道家的觀點，所以開始說不累俗，不飾物，其次說及容物，忍辱，禁攻，寡欲。從這兩個評論來看，可見宋子並不屬於任何派別，而自樹一幟。從莊子，荀子，和韓子的敘述來看，則見侮不辱和禁攻寢兵是最顯著的主張，其次是寡欲、儉約、和辨別。因為他要去蔽而辨榮辱之外，可以算他是名家。他禁攻、守儉、和重功用，也可以算他是墨家。荀子把他和墨翟放在一起，和後人算他做墨家之徒，都是這個緣故³⁰⁵。不過藝文志只說「其言黃老意」，那麼他的主旨，應當是屬道家之言。天下篇開始就說，「不累于俗，不飾于物」，這就是道家的本色。他的心容萬物，見侮不辱，誹譽不計，寡情淺欲，都是道家的色彩。所以倘若必要講派別的話，則宋子非道家不可。

史記說道家采儒墨之善³⁰⁶，可是宋子完全沒有儒家的重要思想。根據孟子，宋子要把利害說服秦王和楚王。孟子責備他，說他應該講仁義。可見他是沒有儒家仁義的基本。荀子天論篇批評他「有見于少，無見于多」，解蔽篇又說他「蔽于欲而不知得」。正論篇評論他的人情欲寡之說，說「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而宋子不知道，此所以蒙蔽。宋子見侮不辱，目的在于不鬪，以功利爲準。這和道家的報怨以德的道德動機不同。他忍辱是可嘉的，然而仍然辨別榮辱，未能忘懷。他所謂語心之容，也遠不及莊子的不將不迎，因時順勢，而與萬物爲一。莊子說他「未有樹也」，即是指他於道還未有所建立。由此觀之，宋子仍然是名墨之流。實在他自成一派。重要之點，是由稷下的卓爾學者的宋鉅，可以見到道家是和其他學派大爲湊合，而其中儒家的份量是最少的。

2. 尹文 漢書藝文志有尹文子一篇。班固自己注說，「說宣王。先公孫龍」。顏師古(581—645)的注引劉向別錄說，「與宋鉅同時，俱游稷下」。他也曾和齊宣王論君道和論賢³⁰⁷，又和齊湣王論士³⁰⁸。錢穆說他的年世是大約由前350到前285年³⁰⁹。仲長統(179—219)的尹文子序說他學于公孫龍。這錯點大概是因為誤解呂氏春秋正名篇高誘— 472 —

的注「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的話。孔叢子居衛篇有尹文子，因為其妻生子不類而要趕她走，給子思勸止的故事。這本書是偽的，是不足信的。

尹文子在藝文志入于名家，隋書經籍志作為兩卷。現行本尹文子分上下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列入雜家。不說他是假的，只是當他本來是名家之流。近人大多是以他是假的³¹⁰。

莊子天下篇以為宋鉢和尹文的思想沒有分別。不過從其他的資料來看，則尹子的思想更為混雜。說苑記載他和齊宣王討論君道說，「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可理矣」。呂氏春秋記載滑王問他，有人事親孝，事君忠，交友信，居鄉悌，這樣可否叫做士？又問他，見侮不鬪則為辱，如何？尹子說，「雖有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不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大道大德和聖人無爲，當然是老子的教訓，而孝悌忠信，則是孔子之道。尹子兼而有之。尹文子大道上篇說，「大道不稱，衆必有名。……凡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大道下篇說，「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可見他是集儒道名法于一爐的。依天下篇則尹文雖然屬淺漏的道家，但是仍然以道為主。倘若依據其他的資料，則尹文是以道家而流入法術權勢之法家的。

3. 彭蒙 天下篇說，「公而不當（黨），易（平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辦之。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者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乃）冷汰（聽放）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有所）知，而後（復）鄰（毀）傷之者也。譏譏（不定）無任（不肯當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恣）脫（略）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強合）輓斷（截斷而甚圓），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無累）。不師所慮，不知前後，巍然（不動）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之還（廻），若羽之旋（轉），若磨石之隧（回轉），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為標準）之患，

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毀)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夫(土)塊(而)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世人之)怪(詫)焉。田駢亦然。學于彭蒙，得不(言之)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畿(疾)然，惡可而(以)言？常反(拂)人(意)，不見(被)觀(瞻仰)，而不免於斂(輓)斷。其所道，非道，而所言之謹(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這段評論以慎到做中心，而說田駢也是一樣，又說田駢學於彭蒙。現在首先討論彭蒙，其次田駢，然後到慎到，看他們的道家性質是怎樣。

成玄英天下篇注說，「彭蒙，田駢，慎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慎到是趙人，這裏說是齊人，是誤的。稷下諸士都有政治野心，並非隱士。然而其他並無異說，可以當作歷史的事實。田駢在湣王的時候到薛國。彭蒙是他的老師，應當比較他年長，那麼彭蒙應該是生在齊威王(378—343 B.C)和宣王的時候，大約在前380到前320的年代。漢書藝文志沒有彭蒙子，這書老早失了。天下篇說他的教是「不教」。「不教」有幾種說法。郭象以爲是「得自任之道」。宣穎解做「不言之教」。王先謙說是「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得」。老子「行不言之教」³¹¹，可是「不教」未必指此而言。至于成玄英說「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這是先有成心的話。他以爲慎到也以彭蒙爲師，也是沒有根據。又有人說「不教」是指排棄知識。從莊子的評論來看，這未必是「不教」的原意。但是彭蒙的老師說，「莫之是，莫之非」。郭注說，「所謂齊萬物以爲首」，這是很對的。天下篇述評慎到思想之後，只說「田駢亦然」，而不說「彭蒙、田駢亦然」。所以我們于彭蒙的學說，只能說是齊物罷了。倘若這話是對的，則三人之中彭蒙是最純于道。荀子非十二子篇同時評論慎到、田駢而不講及彭蒙，是不是因爲慎到都側重法而彭蒙則不如此呢？

尹文子大道上引彭蒙說，「物奢則仁義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又曰，「道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怨。……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此法之不及道也」。根據這裏，道之所以比較法好，是因爲他能定分。這和齊物的教旨，大相衝突。大道下篇記載宋子問聖人和聖法怎樣不同？彭蒙說，「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

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這裏雖然還有棄去自己的意思，然而把法來替代能够體道的聖人，便離道更遠了。這裏的動機是不是調和法道呢？尹子文這裏說亂名，頗有荀子正名篇的痕跡。大道上篇說，「累於俗，飭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就分明是引天下篇批評宋鉢和尹文的話了。近人以爲尹文子是假書，更有證據了。大抵尹文子的著者以慎子和田駢爲名法，而天下篇三人並論，于是非把尹文也弄成名法不可。成玄英注說，「性與法合，故聞而悅愛之也」。則把純粹道教的彭蒙，變成純粹法家的彭蒙了。

4. 田駢 史記說，「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³¹²。漢書藝文志有田子二十五篇，已經失了³¹³。班固自己注說，「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是說他好談論，不窮其口的意思。莊子天下篇陸德明釋文引慎子說，「名廣」。唐君毅以爲即是田子方，因爲子方的名是無擇，和田駢無擇的學說相同³¹⁴。「陳」「田」同音，田駢又即是陳駢。戰國策記他不做官而營養千餘，聚徒百人。齊人譏諷他不嫁而有子七人³¹⁵，根據淮南子，「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拳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繩紝。出則乘牢車，駕良馬」³¹⁶。鹽鐵論記載湣王的時候，稷下諸士分散，田子到薛國去。這次去薛國或者和上次的奔走不同。大概田駢是彭蒙的後輩，生在湣王末年，即是前290—280年左右。錢穆擬定他的年代爲前350—275年³¹⁷，相去不遠了。

呂氏春秋說，「田駢貴齊」³¹⁸。高誘註說，「貴齊死生，等古今也」。尸子說，「田氏貴均」³¹⁹。呂氏春秋又說，「田駢以道術說齊王。……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無不當」³²⁰。又引田駢告訴齊王說，「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³²¹。又載「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³²²。

田子之爲道家，可以他的基本齊物思想爲主。這不但是齊是非，去言辯，而且齊死生和古今，而他談政治也根據老子的虛無之旨。因性任物，也是道家的正道。不過

他做議大夫，養祿萬鍾，出亡的時候豪華享受。主張修政用兵，以得衆爲本。這明明是法術家的事情。而且他要弇斂術施，互相顛倒，這都不是修道者之所爲，更不是得道者之所事。和天下篇所說道家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棄知去已，大背而馳。荀子說他尚法而無法，無所歸宿，這老實不是苛刻的話。大概田駢的基本思想還是道家，像天下篇說，他的主旨貴乎齊物。可是他參加政論，又比較稷下諸士多講話，自必要兼入法術了。莊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都把慎到和田駢相提並論，然而他評論田子則絕對不同。莊子偏說他的道，荀子偏說他的法。這是不是各人講一方面呢？還是他們評述時期先後有所不同呢？

5. 慎到 戰國時代有三個慎子，一個是戰國策裏的慎子³²³，一個是孟子裏的慎子³²⁴，一個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慎子。史記說，「慎到趙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³²⁵。慎到游於稷下³²⁶，到齊湣王的時候稷下分散，慎子和其他的人走了³²⁷。班固說慎子「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³²⁸。史記正義，荀子注，通志，都說慎子是戰國的處士³²⁹。太平寰宇記說慎子的墳墓是在山東濟陰縣的西南。可知慎子離開稷下以後，仍然隱居齊國，死在這邊。大約和孟子同時而稍遲一點。故錢穆擬定他的年是大約前350—276。高誘以爲他是齊人³³⁰，因爲慎子也曾住在齊國稷下，所以高誘誤了。有人說慎到是瀏陽人，然而瀏陽是在現在的湖南，和趙國南北了不相涉。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之下的注說慎子名廣，和田駢名廣亂了。

漢書藝文志有法家慎子十二篇。到宋代已經喪失大半。明人輯集殘本爲慎子，即是清代錢熙祚（1844—死）校的七篇，附慎子逸文³³¹。至于明人慎懋賞所校的慎子內外篇，純是僞造，不值注意³³²。

慎到之爲法家，人所公認。藝文志把他的書列入法家。荀子評慎子說，「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從衆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萬」。又說，「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³³³。又說他「有見於後，無見於先」³³⁴。楊倞的注說，「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可是荀子下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的話，楊氏注說，「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也」。他的對象都是法。慎子七篇，全是法家之言。其中只有一小節稍有道家意味。「鳥飛于室，魚游于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

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³³⁵。這裏任自然接近莊子，得常接近老子。至于「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兩用矣」³³⁶，是以用人爲我爲目的，其因化是法術，而不是循道之因化的。韓非子引慎子說，「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³³⁷。則慎子之爲法家是很清楚的。

慎子的法家言論，這裏不必多引。然其「勢位足以屈賢」，「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³³⁸，「法之所加，各以其分」³³⁹，「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³⁴⁰等話，在在和天下篇所說相反。他說「關戶牖必取已明焉」³⁴¹，不特和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³⁴²相背，而且和無知無擇相反，也和天下篇所說不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觀察很對。他說，「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法一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于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以此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³⁴³。

6. 環淵 史記說「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其指意。……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³⁴⁴。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說，「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古時「蜎」「環」同音。這書不存，殘文也缺。慎子內外篇載環淵問水旱饑荒，問士爲什麼有窮有達，又問養性³⁴⁵。這書是僞造，上面已經講過了。近人以環淵爲關尹，以十三篇爲道德經³⁴⁶，或者以環淵卽是范環³⁴⁷和范蜎³⁴⁸，『蜎』『環』兩個字寫錯了³⁴⁹。錢穆擬定他的年代爲大約前360—280年³⁵⁰。

7. 接子 史記記載接子游稷下，正義說他是齊人³⁵¹。鹽鐵論記載稷下分散時「捷子亡去」³⁵²。接子，捷子，同是一人。漢書藝文志道家有捷子二篇，注說齊人。書已亡了。此外不詳。錢穆以爲他的年代大約是前350—275年³⁵³。

六、貴生之流

1. 子華子 呂氏春秋注兩次說，「子華子，體道人也」³⁵⁴。此外我們不知道他的生平如何。錢穆說他的年代大約是由前380—320年³⁵⁵。漢書藝文志沒有他的著錄。現存的子華子是假的³⁵⁶。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說，「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追

生爲下」³⁵⁷。下文解釋說，「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半)得其宜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又載韓魏爭侵土地。子華子去見韓昭釐侯(358—333B.C.)說，「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遠(多)，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³⁵⁸。他的全生思想，和楊朱相同。不以一毛而易天下，而六欲皆得其宜，則比楊朱更甚了。然而呂氏春秋又載他的話說，「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³⁵⁹，註說，「一能，專一之能」，則子華子也是崇尚守一，不過這個一不是道體之一的。

2. 詹何 詹何即是瞻子，也即是詹子³⁶⁰。呂氏春秋高誘的注說，「詹何，隱者」。又註說，「詹子，古得道者也」³⁶¹。他的生平我們不知道。錢穆擬定他的生卒年是大約由前350—270年³⁶²。莊子載中山公子牟告訴瞻子說，「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說，「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說，「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說，「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³⁶³。呂氏春秋載楚王問詹子怎樣治國，詹子答說，「何聞爲身，不聞爲國」。下文解釋說，「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³⁶⁴。呂氏強解詹子的話，以暢達治家治國的道理。其實詹何只知治身，不求治國。也正是和楊朱不以一毛而易天下之意思相同。至于他怎樣得道，則我們不能了解。他的書已失了。我們不知道他對於楊朱或者老子的學說有沒有發揮。

3. 魏牟，它囂 荀子非十二子篇說，「縱性情，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適治。……是它囂，魏牟也」。它囂的生平我們不知道。漢書藝文志有公子牟四篇³⁶⁵，班固自注說，「先莊子。莊子稱之」。呂氏春秋注說，「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³⁶⁶。漢書古今人表把他列在惠施公孫龍之後³⁶⁷。錢穆以爲他的生卒年世是大約由前320—245年。莊子記載他，說，「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于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意矣」³⁶⁸。又載公孫龍問魏牟，以自己是最通達的，但是覺得莊子的話很奇怪。子牟答他說，莊子「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

天，用錐指地也」。於是公孫龍「口呴而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³⁶⁹。這是莊子弟子所記的，未必是歷史的事實。列子仲尼篇稱贊牟子解答公孫龍的話，說是其語頗精。他和瞻子的問答，已經在上節述過。荀子說他縱性情，大概是指瞻子所謂「不能則從」的。孫詒讓(1848—1908)說子牟即是孟子盡心篇上的子莫。「子莫執中」，即是對於楊氏爲我和墨氏兼愛都不贊成，而持模稜兩可的意思。這說無據。羅根澤以爲即是顓孫子莫³⁷⁰，也是還要考查清楚。中立態度和莊子所形容不符，他隱于岩穴，又和縱慾者的行爲不相像。大概他的宗旨在乎貴生，近于楊朱。從這立場，來打破公孫龍之異同言辯而歸于莊子之玄冥大通。荀子說他縱情，似乎太過。但是他太過貴生，所以莊子說他還未造就到道，不過可以說他是有意于道了。

七、潔身隱士

1. 黔婁子 漢書藝文志道家黔婁子四篇。班固自注說，「齊隱士，守道不誦。威王下之」。皇甫謐(215—282)的高士傳說，「黔婁先生，齊人也。修身法節，不求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之用。號黔婁子」。四篇隋書經籍志和唐書經籍志都已不錄，老早失了³⁷¹。黔婁是複姓，不知道名叫什麼。相傳他很貧窮，死的時候衣衾蓋不住他的屍骸。所以後人叫他做貧士。陶潛(365—427)五柳先生傳說，「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³⁷²，大概是根據高士傳而說的。我們也可以想見黔婁子之所謂道家之用，用在守道自潔，不與世浮沉罷。

2. 陳仲 荀子非十二子篇說，「忍性情，綦(極行)谿(邪徑)利跂(歧途)。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鮚也」。不苟篇又說，「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鮚，不如盜也」。史是春秋的人，現在不講他。「田」「陳」相通，所以田仲即是陳仲。孟子說，「仲子，齊之世家也。……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³⁷³。又說，「彼身織屨，妻辟纏，以易之(食)也」³⁷⁴。荀子的注說，「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³⁷⁵。韓非子說，「今田仲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³⁷⁶。孟子以他爲齊國士林中的巨擘³⁷⁷。他也是隱士，自潔自高，人所敬仰。淮南子說他「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³⁷⁸，恐怕想把他和伯夷叔齊比美罷了。戰國策記趙威后問

齊國的使者說，「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出于無用者，何乎至今不殺乎」³⁷⁹？言下有鄙視他的意思。孟子譏笑他不食母之食而食妻之食，不居兄室而居於陵，以爲這是不能充其類，則必如土蚓而後可。荀子激烈地批評他，也是因爲他辟兄離母。他雖然未必像荀子所謂他這樣盜名，然而自潔之外，未見他有什麼品格高超的地方。他的年代身世都不清楚。錢穆假定他大約是由前350—260年³⁸⁰。現在的於陵子，一定是假的³⁸¹。

3. 鶻冠子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鶻冠子一篇。班固自注說，「楚人。居深山，以鶻（毛）爲冠」。現在的鶻冠子三卷十九篇，有趙武靈王（325—298 B.C.）問龐煖，和龐煖和鶻冠子問答的事³⁸²，那麼他當然是生在武靈王時候。提要以這書是「或後人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³⁸³。提要這話是對的。鶻冠子著希篇說「道有稽，注有據」。夜行篇說，「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強爲之說曰，苟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復反無貌」。天則篇說，「天之不違，以不離一」。環流篇說，「遠而反，故謂之明」。這是完全引述老子的。天則篇說「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環流篇說，「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這又接近莊子。然學問篇以從道德、陰陽、法令、天官、神徵、伎藝、人性、機器、處兵爲九道。又說「禮樂仁義忠信……聖人以上六者卦（卜）世得失順逆」，則雜儒道黃老刑名。全書都是如此。所以陸佃（1042—1095）序他的書說，「其道躋駁」。天則篇說，「故法者曲制，官備主用也。……決此，法之所貴也」。環流篇說，「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生成在已，謂之聖人」。道家的聖人，何嘗是如此呢？而且近佚篇說，「聖人之道何先？曰先人。人道何先？曰先兵」。則離開道家更遠了。

4. 鄭長者 班固注藝文志道家部鄭長者一篇說，「六國時（255—222B.C.）人」³⁸⁴。先韓子。韓子稱之。顏師古引劉向別錄說，「鄭人，不知姓名」。他的書早亡了。隋書經籍志已經不錄他。韓非子記載鄭長者的話說，「夫虛無無見者，廩（周密）也」。又說，「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此爲廩乎」³⁸⁵！他的宗旨在乎虛靜無爲，以此專一，不失老子之意。年長而人們不知他的姓名，或者他也是不汲富貴，安貧自守的隱士罷。他生于六國，而不像其他道家之沾染名法，可以說是守道之堅的。

八、結論

以上分老子、關尹和楊朱、莊子、稷下諸子，貴生之流，潔身隱士六項來討論道家以及和他們有關的人，並非說戰國的道家有這六派。思想潮流不是像一條直線可以沿著，也不是像一件東西可以分開。大道汜兮，惟恍惟惚。思想潮流也是如是，如果說尹文子「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³⁸⁶，或者以稷下的黃老思想是由「宋鉤尹文一派演化而爲名家，……慎到田駢派演化而爲法家，關尹一派演化而爲術家」³⁸⁷，那就是看潮流做一件東西，剖開三部份。然而像提要說，「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辯闊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³⁸⁸？這話我們應當奉做格言。唐君毅論道家的型態有三型。一是慎到田駢順應當然物勢，一是老子觀此物勢更法天法道，一是莊子超進一步，游於天地萬物之中³⁸⁹。唐氏只是從道家之精神意識的形態而言，而不是從歷史的考證入手。這樣分析，當然合理。唐氏說這三型思想，「固可互相刺激影響而生，然孰先孰後，……則皆有其可能，未易遽定」³⁹⁰。這話不特可以拿來講慎到老莊，也可以拿來形容戰國道家的全部的。

道家的思想以戰國時期爲最盛。這時老子思想流行。關於老子的傳說很多，他的話諸家很多援引，而解釋其書之最精的，不是道家者流，而是法家之韓非。從這裏可以看見道家思想的傳佈和反應是很廣的。正因爲是很廣，所以不限于一格，不局于一派，以至于連「道家」之名也沒有，很像道的「名可名，非常名」。

以思想進化如一條直線的人，一定以道家源于隱士。如果這是眞的，那麼戰國的道家可以說是衰落。戰國的隱士並非卓越之士。黔婁子安貧自潔，倘若這樣便算「道之用」，則道用之小，很可悲嘆了！陳仲自潔，也不是品格之純。所以孟子，趙后，和荀子都評譏他。鶻冠子是講道的，但又以兵爲先。他們隱士固然不能比美夷齊，也遠不及孔子時期的隱者之能够對於孔子有所質問和批評，而能够代表批評之精神的。大概隱士無所依托，所以依歸于道。在春秋的時候還可做正面的批評家，而在戰國則諸家批評已經熱烈，無待乎隱士之必要。所以隱士只可以潔身，而他們的行爲思想，都對于道家沒有貢獻的。貴生者流也是如此。楊朱貴生，還可以代表和

墨子相對的新路線。到了子華子和詹何，則僅可守成罷了。說他們是「體道」和「得道」，不如借莊子的話，說他們是「未至道」罷。隱士和貴生之徒，不一定和道家有母子的關係。然而他們自潔自全，也是道家之所貴。叫他們做皮毛道家也可，做部份道家也可。

戰國的道家以稷下爲最盛。其所知名的十七人中，彭蒙，慎到，接子，田駢，環淵，宋鉤，尹文七人有道家之學，比較儒家只有孟子，荀子兩人，陰陽家只有騶衍，鄒奭兩人，不止三倍。有人說宋鉤和尹文是墨家，慎子，田駢，和尹文都是名法，則道家對於名墨刑法的影響可知了。究竟慎到等人是由道而流入名法，抑或是原爲名法而採用道家的思想，很難確定。史記說韓子，「慘礪少恩者皆原于道德之意」³⁹¹，這並不是說他的少恩思想來自老子，而是說他利用老子的思想來解釋他的少恩罷。漢志和史記都沒有道家分化爲某派之說。相反地，司馬談說，「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³⁹²。這雖然是針對秦漢之際的道家而言。然而名法之不出于道家是很清楚的。戰國時勢，正是爭利取功最烈時期。學者們議政，都想有所作爲，替爲政者有所効力。稷下雖然可以橫議如天口，然而田駢被人讒謗，便要亡命。可見稷下也不是絕對言論自由的。論者必要有利於治才可。所以道家的純粹思想，在稷下無從發展，而老子反正的意思，于是解釋做權術了。這是名法採用、利用、濫用道家的思想，而不是道家本身的演變。

道家純粹思想的繼承而開展的，這是莊子。道家的思想到了莊子才達到高峯。他的根本雖然在乎老子，然而他的遠大是比老子而過之。莊子之所以能够純而遠大，固然因爲他天才之高，而也是因爲一方面不肯以自全自潔爲自足，一方面不肯以論政任官爲快志。無去就，無將迎。他不游稷下，不必妥協。所以能够把道家的思想光而大之。道家在莊子發展以外，對於隱士，貴生之徒，和名法各派，均有其積極之貢獻。因爲隱士和貴生之徒能够以道做立腳地而繼續他們傳統。法家得道家的無爲而治和齊物兩大思想，以爲政府最終的目的和社會的理想狀態，于是刻酷的法家有所和緩和限制，這也是化之一端的。

道家除了本身發展和影響隱士、貴生、名法等潮流以外，還有一重要之演進，這就是和方士聯合造成黃老和以後之道教。戰國社會末期爲法家所獨佔，上層社會既然

被名法操縱，不得不向下層社會去和方士神仙等宗教潮流聯合。照胡適之的說法，秦興以後，冷淡的學者和亡國的遺民，不講神仙而講述黃帝老子³⁹³，莊子沒有後繼，所以道家的本身發展，須等到魏晉王弼郭象們才能發展做玄學，以後薰染禪宗，又經過周子的太極圖說，邵雍（1011—1077）的數理自然宇宙論³⁹⁴，和程顥（1032—1085）的定性書³⁹⁵而成為理學的重要成份。在宗教方面，老子長生和莊子神仙的次要思想固然流為普通社會的主要目標，而道家的冲虛，清靜，玄妙，精氣等等因素，實在做了道教的哲學基礎。所以從各方面合看起來，戰國時期實在是道家發展、轉變、和分化的黃金時代。

附識：(1)本文為中國上古史稿第五本第十一章，審閱人陳槃，屈萬里二先生。

(2)本文版權屬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所有。

注解

1. 史記（百衲本，1967）56，陳丞相世家11b（頁727）又23，禮書，3a（頁38）；63，老莊申韓列傳，3a（頁753）；130，太史公自序，4a（頁1231）。
2. 莊子（四部叢刊本，南華真經，1929），33，天下，(10/26a-27a)。
3. 荀子（四部叢刊本，1929），6，非十二子(3/12b-15b)；17，天論(11/24b-25b)；21，解蔽(15/5a-b)。
4. 韓非子（四部叢刊本，1929），50，顯學（19/7a）。
5. 莊子，2，齊物論(1/26b)；11，在宥(4/31b-32b)；22，知北遊(7/56a)；24，徐無鬼(8/34a)；32，列禦寇(12/14b)。
6. 同上，24，徐無鬼(8/28a, 29a)。
7. 淮南子（四部備要本，1927），主術訓(9/17a)。
8. 參看下面第二節，老子，2，老子其書，甲，引述。
9. 參看下面第八節，結論。
10. 參看下面第四節，莊子。
11. 史記，130，太史公自序，4a（頁1231）。
12. 參看下面第八節，結論。
13. 漢書（百衲本，1967），30，藝文志，16a（頁1691）。
14. 淮南子，21。
15.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商務印書館，1938），附錄諸子不出于王宣論。
16. 論語（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4，憲問（14, 42）；18，微子（5, 6, 7, ）。
17. 莊子，1，逍遙遊(1/9b)；26，外物(9/10b)；28，讓玉(9/18a)。
18.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
19. 老子，（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老子道德經，1954）王弼注；3a（頁753），2b（頁752），（四部叢刊本，老子道德經，1929），河上公注，17, 80, 40, 4 等章。
20. 參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171—172；唐君毅，論道家思想之起源與其原始諸型態（中國學人，第二期，1970），2。

戰國道家

21. 文史通義（四部備要本，1919），內篇一，詩教上。
22. 諸子系統說。參看檢論（章氏叢書，浙江圖書館本，1919），(3/5a-19a)。
23. 韓昌黎全集（四部備要本，1920），20，送王秀才序（20/9a）。
24. 莊子，21，田子方（7/29a）。
25. 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1927），2，當染，10a。
26. 先秦諸子繁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序，23。
27. 史記，1，五帝本紀太史公贊，30a（頁 49）。
28. 莊子，6，大宗師（3/11a, 24b）◦ 11，在宥（4/30b, 33b, 34a，兩次，55b），12，天地（5/4b, 5a）◦ 13，天道（5/29b），14，天運（5/47b）；16，繕性（6/7a）；18，至樂（6/32b, 34b）；22，知北遊（7/41b三次，43b三次◦）；24，徐無鬼（8/25a, 25b, 26a兩次）；29，盜跖（9/37a）；33，天下（10/27b）。
29. 淮南子，19，修務訓（19/13b）。
30. 老子，80◦。
31. 莊子，10，胠篋（4/23b）◦。
32. 同上，13，天道（5/29b）；18，至樂（6/34b）◦。
33.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1a（頁 761）◦。
34. 同上，1b，（頁761）◦。
35. 同上，74，孟子荀列傳，4b，（頁 838）◦。
36. 同上，80，樂毅列傳，8b（頁 879）◦。
37. 同上，104，田叔列傳，1a（頁 1019）◦。
38. 同上，127，曰者列傳，6b（頁 1203）◦。
39. 漢書，62，司馬遷傳，22b，（頁 2024）◦。
40.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4b，（頁 753）◦。
41. 同上，1，五帝本紀，2b, 3a（頁35—36）◦。
4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68—170◦。
43.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1a-4a（頁 752—753）◦。
44. 淮南子，21，要略，6a-7b◦。
45. 一說建言是書名◦。
46. 老子，22，41，57，69，78◦。
47. 論語，15，衛靈公（39）◦。
48.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1a-4a（頁 752—753）◦。
49. 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列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四冊（北平，樸社，1930），305—307◦。
50. 現在河南鹿邑縣◦。
51. 老子章義序（惜抱軒全集，四部備要本，1935）（3/3a）◦。
52. 老子校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21◦。
53. 閔公二年春秋左傳正義（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11（頁 1788）◦。
54. 呂氏春秋，3，先己篇註，6a◦。
55. 重訂老子正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57◦。
56. 莊子，3，養生（2/5b）；5，德充符（2/36b-37a）；7，應帝王（3/30b-31b）；11，在宥（4/29b）；12，天地（5/9b）；13，天道（5/29b-32a）；14，天運（5/43b-44a, 45b, 47a-b, 49b）；21，田子方（7/33a, 34a, 35a）；22，知北遊（7/46a）；23，庚桑楚（8/1a, 2b, 6a, 8a）；25，則陽（8/52b）；27，寓言（9/17a）；33，天下（10/34b, 35b/36b）◦。
57. 同上，13，天道（5/29b）；14，天運（5/43b）；21，田子方（7/33a）◦。

58. 同上，22，知北遊(7/46a)。
59. 同上，14，天運(5/43a, 49b)；23，庚柔楚(8/1a-5b)；27，寓言(9/17a)。
60. 韓非子，31，內儲說下(10/1a)；46，六反(18/4a)。
61. 淮南子，1，原道訓，10b。
62. 「聃」；呂氏春秋，1，貴公，9a；2，當染，9b；13，去尤，6b。「耽」；17，不二，15b，18，重言，5a。
63. 老子道德經考異序(訓經堂叢書本，乾隆癸卯，1783)，1a。
64.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1b，(頁 752)。
65. 讀畫雜志(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2，史記第四，老子韓非列傳條(頁 78)。
66. 關於這點，可參考馬敘倫，老子校詁，1—3，高亨，重訂老子校詁，159—160。
67. 老子章句序(3/2b-3a)。
68. 禮記，曾子問注。禮記正義，(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18，(頁 1393)。
69. 張守節(壯年1736)，史記正義(百衲本，1967)，列傳，1b(頁 752)引張君相，張君相不知是誰。
70. 老子章句序(3/3a)。
71.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48—49。
72. 老學八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12。
73. 重訂老子校詁，157。
74.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2a，(頁 752)。
75. 述學(四部叢刊本，1929)補遺老子考異，27b。
76. 呂氏春秋，9，審己，7b。
77. 莊子，19，達生(7/2a)；33，天下(10/34b-36b)；呂氏春秋，17，不二，15b。
78. 莊子，33，天下篇釋文說，「尹喜，字公度」(10/35a)，公度之說是後人所加的。
79. 現在陝西寶雞縣。
80. 現在河南靈寶縣。
81. 史記，47，孔子世家，3b-4a(頁664)。禮記，7，曾子問。禮記正義，19(頁 1400—1401)。
82. 朱子語類(臺北 正中書局，1970) 126，頁 4820。
83. 述學，4，老子考異。
84. 洙泗考信錄(臺北，世界書局，崔東壁叢書本，1963)，1(頁 20)。
85. 根據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1930)，3(3/4b)。
86. 史記，47，孔子世家，索隱，3b(頁 664)。
87. 史記志疑(叢書集成本，1939)，25(頁 1046)。
88. 四書釋地續(國學基本叢書本，1968)，56—57，適周條。
89. 洙泗考信錄，1，(頁 21)。
90. 莊子，14，天運(5/43b)。
91.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47—48。
92. 莊子章義(惜抱軒叢書本，光緒己卯，1879)(2/25b)。
93. 莊子集解(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77，天道篇注。
94. 同上注 49。
95. 現在安徽宿縣西北。
96. 莊子，12，天地(5/9b)；13，天道(5/30a)；14，天運(5/43b)；21，田子方(7/33a)；22，知北遊(7/46a)。
97. 呂氏春秋，2，當染，9b。

戰國道家

98. 史記，67。
99. 莊子，26，外物，(9/5a)。
100. 先秦諸子繁年，考辨 72，老子雜辨，第八節，孔子所見老子即老萊子。
101. 同上注 49。
102. 胡適論學近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32。
103. 汪中，述學補遺，老子考異，28b；羅根澤，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25，高亨；重訂老子校詁，186—187。
104. 戰國策（四部備要本，1936），24，魏策三，4a。
105. 史記，44，魏世家，14a（頁 641）。
106. 援鶴堂筆記（道光乙未，1835，本），16，頁 7。
107. 先秦諸子繁年，考辨 72，老子雜辨，第十七節，老子之子孫。
108. 重訂老子校詁，187。
109. 武內義雄，老子の研究（東京，改造社，1947），上，150—151，引蘭鵠遺稿，紹衣稿的題老子卷首。
110. 史記，53，景十三王傳，1b（頁1916）。
111. 根據焦竑（1541—1620），老子翼（續道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3，第 128函，叢上），5，頁11b。
112. 太平御覽（鮑崇城刻本，嘉慶12年，1862）191，頁 7b 引。
113. 老子校詁，7。
114. 注第二十章。
115. 馬，老子校詁，203—213；嚴，老子章句新篇纂解（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170—184。
116. 韓非子，20，解老；21，喻老。
117. 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讎（香港排印本，1956），4。
118. 中外老子著述目錄（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
119. 學習記言（宋元學案，四部備要本，1966，54，水心學案上），15，頁33。
120. 述學，補遺，老子考異，28b。
121. 淚泗考信錄，1，頁 21。
122. 老子辨（拙堂文集，1863），第五節。
123. 見莊子 10，胠篋(4/21a 引老子 36, 21b 引 19, 22a 引 45, 23a 引 80)；11，在宥(4/29a 引 13, 33b 引 19, 38b 引 16)；12，天地 (5/9b 引 65, 17b 引 3)；13，天道 (5/34a 引 56)；16，繕性 (5/7a 引 51)；19，達生 (7/14a 引 51)；20，山木 (7/21b 引 24)；21，田子方 (7/40b 引 19)；22，知北遊 (7/42a 引 43 和 56, 42b 引 38, 53b 引 14)；23，庚桑楚 (8/8b 引 55)；27，寓言 (9/11b 引 41)；33，天下 (10/35b 引 28 和 78)。嚴靈峯，老莊研究（香港，亞洲出版社，1959），209—212舉二十九條，其中七條不過言意罷了。
124. 荀子，17，天論(11/25a)。
125. 韓非子，31，內儲說下 (10/2b 引老子 36)，38，難三 (16/3a 引老子 17 和 63, 16/4b 引 65)，46，六反 (18/4a 引 44)。
126. 呂氏春秋，6，制樂 (7a 引老子 58)，16，樂成 (10a 引 41)；17，君守 (4a 引 47)。
127. 戰國策，11，齊策四 (5a 引老子 39)，22，魏策一 (3a 引 81)。
128. 根據漢書，30，藝文志，墨家類。
129. 太平御覽，322，頁 5b，墨子引老子 4。
130. 孟子（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公孫丑下 (14)，離婁上 (7, 8)，離婁下 (21)，萬章上 (6)。
131. 荀子，23，性惡 (17/2b-3b, 6b-8a)。
132. 莊子，5，德充符 (2/37a)；7，應帝王 (3/31a)。
133. 先秦諸子繁年，考辨 72，老子雜辨，第十八節，老子書之年代。

134. 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列入古史辨，第四冊，47。
135. 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適論學近著），119—121。
136. 古史辨，第四冊，頁48。
137. 中國哲學史，210。
138. 胡適論學近著，105—109。
139. 「侯王」見老子，32，37，39，「王公」見42，「萬乘之王」見26，「取天下」見29，48，57。
140. 參看上註49。
141. 「有天下」：論語14，憲問（6）；「匡天下」：憲問（18）；「以天下讓」：論語8，泰伯（1）；「千乘之國」：論語，1，學而（5）。
142. 「三公」見老子，62。
143. 見墨子十七次。參看哈佛燕京社墨子引得。
144. B. Karlgren,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Goteborgs Hogskolas Arsskrift*, XXXII (1926), p. 63.
145. Arthur Waley, *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5), pp. 127—129.
146. 莊子，21，田子方（7/29a）。
147. 老子道德經出于儒後考，列入古史辨，第四冊，318—332。
148. 老子，18。
149. 「仁義」見老子，18，「仁與義」見老子，19。
150. 同上註49。
151.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 94.
152. 莊子通辨（香港，新亞研究所，1957）21—102，287—314。
153.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編（臺中，東海大學，1963），493，引老子 68。
154. 莊公廿二年，僖公十四年。陳榮先生的審查報告，有所指示。他說：案戰國秦漢間人著書引述孔子之言，亦多言「仁義」也。例如公孫龍子迹府篇「仲尼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荀子哀公篇，孔子對哀公曰，「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呂氏春秋慎人篇，孔子謂子貢，「物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韓詩外傳三，孔子謂康子「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說苑政理篇同）；又六，孔子謂子路，「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大戴記哀公問篇，孔子對哀公曰「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忘」；說苑，辨物篇，仲尼謂顏淵，「行躬以仁義」。子路之言亦然，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子路拂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于夫子者，仁義也』」。此諸書所引，蓋亦大抵可信……由此而論，「仁義」並提，已早在春秋初世，是則孔子教學之不離仁義，不爲異也。下逮戰國，孟子私淑孔子，其昌言仁義，不爲無本，亦可知矣。捷按：左傳「仁」「義」不連詞，孔子則連詞，是則孔子爲「仁義」一詞之始也。
155. 老子，42。
156. 莊子，2，齊物論（1/33b）。
157. 中國哲學史，28，210。
158. 諸子考索，13—61。
159. 朱子語類，126，頁4820。
160. 同上註109。
161. 老子道德經考異序，1a。
162. 洙泗考信錄，1，頁21。
163. 述學，補遺，老子考異，28b。
164. 說儒（胡適論學近著），69—73。

戰國道家

165. 論老子書成於戰國之末，別入古史辨，第四冊，305—307。
166. 老子要詁（北京，排印本 1924），20；老子校詁，18；論老子非戰國後期之作品，列入羅根澤編，古史辨，第六冊（北平，樸社 1938），526—533。
167. 同上註 147。
168. 老子の研究，上，19，59—60。
169. 老學八篇，8。
170. 周秦諸子考（北平，文化學社，1929），36，51，62—63。
171. 中國哲學史，210—213
172. 老子年代之考證，列入古史辨，第四冊，369，377—378。
173. 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成書年代，列入古史辨，第四冊，501，517。
174. 老子時代漸考，列入古史辨，第六冊，597，631。
175. 註 145 引書，106，127。
176. 先秦諸子鑒年，考辨 72 老子雜辨，第八、九、十八節；再論老子成書年代，列入古史辨，第六冊，533—538。
177. 老莊哲學（上海，中華書局，1935），10—19。
178. 老子校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9，477。
179. 道家の思想・其の開展（東京，岩書波店，1939）5，27。
180. Homer H. Dubs, "The Dat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Philosopher Lao-d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I (1941), 217—219.
181. 青銅時代（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1），245—246；十批判書（上海，羣益出版社，1950），185。
182. 諸子通考（上海，正中書店，1948），174。
183.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52—53。
184. 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50），9—15，159；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59。
185. 中國古代思想史（北京，三聯書店，1954），245；簡明中國思想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23。
186. 老莊哲學（臺北，商務印書館，1958），4。
187. 重訂老子校詁，171。
188. 諸子考索，279。
189. 老子（臺北，自刻本，1958）30。
190. 老莊研究，269，285，309，333。
191. 老子的研究，列入老子哲學討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5—6。
192. 老子新研究（東京，創文社，1959），35，164。
193. 諸子的我見（臺中，光啓出版社，1961），2，204，206，209，213。
194. 春秋哲學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6。
195.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475，480，502。
196. 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香港，崇基學院，1968），133，146，149，155。
197. 王念孫，讀書雜志，16，餘編上，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條，12—13，說「『佳』當作『隹』，文之誤也。『隹』古『唯』字」。元大德三年（1299）陝西寶雞縣磻溪宮道德經幢「佳」字作「隹」。但是盧文弨（1717—1793），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本，1929），22，佳兵者不祥解，16b，說不應該通篇只有這個「佳」字用古文的「隹」。
198. 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10，說，「晁景迂（晁說之，1059—1129）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這是晁說之跋玉

- 荀子老子注的話。張太守（壯年1098）道德真經集註直接引王弼的話說，「疑此非老子之作也」。
199. 論語，1，學而（12）；19，子張（22）；15，衛靈公（25，29）。
 200. 中庸，1，13。
 201. 韓非子，20，解老（6/7a-8a）。
 202. 通常讀「常無欲」，「常有欲」。王安石（1021—1086）開始讀「常有」，「常無」（老子注）。蘇軾（1036—1101）（老子解）和司馬光（1019—1086）（道德經述要）也是一樣。
 203. 敦煌本作「皦」（白），王茂材（壯年1874）老子解作「皦」（穴），李約（652—683）道德經新注作「皦」（侍），王弼注解「微」做「歸終」，河上公注解做「歸」。陸德明（老子音義）解做「邊」（邊際）。
 204. Homer H. Dubs, "Taoism,"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ed.,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p. 272.
 205. 這和老子，28，原文有點省略。以下是採用老子，67，78，15，22，59，56 等章的意思。
 206. 周子全書，1。
 207. 舞狗，是結草做狗，祭禮用完後就不要，蘇軾的話是在他的老子解。
 208. 莊子，6，大宗師（3/10b）。
 209. 詩經，大雅、蕩、烝民（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18，3/10b，頁 568）。
 210. 景龍道德經碑和敦煌本都作「生」。王弼注說，「無所不周普」。
 211. 馬敘倫（老子校詁）疑「天」是「大」的錯字。王注繼續說，「則乃至于同乎天地」。
 212. 根據張錫昌，老子校詁，四十二章作「襲」。馬敘倫說，「襲」「習」古時通用。
 213. 唐明皇道德經注以為「載」「哉」兩字互通，應該在前章最後，若干注家跟從他。以為全章都是四字一句而單獨這章有五個字，所以應該減少一個字。然而王注，河上公注和其他的注很多把「載」字放在這章之首。淮南子，12，道應訓，14a，引老子說「載營魄抱一」。
 214. 朱子語類，125，頁 4800。
 215. 楊繼盛（1821—1906），諸子平議（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1936）8，頁 145，和劉師培（1884—1919），老子斠補（劉申叔遺書，第 26，寧南氏校印本，1936）5a，等以這「知」字和下面的「爲」字應該調換，因為治國屬於爲，四達屬於知。又查淮南子，12，道應訓也引「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3b）。
 216. 各人解釋不同。王注說，「天下之所由从也」。河上公注說，「北極紫微宮……治身天門謂鼻孔」。成玄英老子注，「天門者，心也」。范應元（1240—1269）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吾「之心神出入」。想爾注解做「男女陰陽孔」。莊子，23，桑庚楚說，「天門者，無有也」。
 217. 論語，13，子路（27）。
 218. 漢書，30，藝文志，總論道家，16a（頁 1691）。
 219. 第 8，22，66，73，81 等章。
 220. 第 32，44，46 等章。
 221. 朱子語類，125，頁 4790，論老子，36。
 222. 二程遺書（四部備要，二程全書本，1933），18，頁 39b。
 223. 朱子語類，125，頁 4786。
 224. 道德經注。
 225. 老子，15，19，28，32，37，57 等章。
 226. 同上，1，20，25，52，59 等章。
 227. 論語，14，憲問（14，36）。
 228. 孟子，告子上（2）。
 229. 很多版本作「不」。

230. 孟子，離婁上（14）。
231. 論語，14，憲問（14，36）。
232. 王弼注說「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吳澄解做人心，注家多以爲德之不朽。
233. 這和列子（四部叢刊本，沖虛至德真經，1929），2，黃帝篇，3a，大略相同。
234. 呂氏春秋，9，審己，7b，文字和列子，8，說符，1b，大略相同。
235. 列子，8，說符，1a。
236. 老子，47。
237. 同上，63。
238. 郭沫若，十批判書，179；錢穆，先秦諸子鑒定，考辨 72，第五節。
239. 郭沫若，青銅時代，245—246；十批判書，185。
240.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502。
241. 十批判書，179。
242. 莊子，27，寓言（9/17a-b）。
243. 說苑（四部叢刊本，1929），7，政理，17b。
244. 韓非子，47，八說（18/5b）。
245. 不清楚。
246. 不清楚。有人說是公孫龍的字。
247. 韓非子，50，顯學（19/8b）。
248. 同上（19/7b）。
249. 莊子，2，齊物論（1/26a）；24，徐無鬼（8/28a，29a，34a）。
250. 同上，8，駢拇（4/3b）；10，胠篋（4/23a）；12，天地（5/21a）；24，徐無鬼說「鼈、墨、楊、秉」（8/28a）。
251. 論語，6，雍也（28）。
252. 老子，13，81。
253. 朱子語類，126，頁 4820。
254.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4b（頁 753）。
255. 戰國時代的宋地，後來併于楚、漢時棣屬於梁。
256. 現在的河南，高邱縣，即是歸德城，一說是山東，荷澤縣。
257. 這事也見莊子，32，列禦寇（10/22b）。
258. 韓非子，21，喻老（7/4b）。
259. 以下列莊子篇名單獨用他第一個字，只有天地，天道，和天運用第二個字。
260.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254。
261. 現在的安徽鳳陽縣。
262. 現在的山東荷澤縣地。
263. 現在的河南扶溝縣。
264. 傳說莊子也曾居隱在山東，曹縣南華山的山頂。天寶元年（742），莊子題名南華真經。
265. 根據漢書，30，藝文志，15b（頁 1691），莊子共有五十二篇。已經喪失而篇名還存在的有陸德明釋文裏引郭象說的「闕奕，意脩之旨，危貢，游鳧，子胥之篇」。莊子傳的索隱說，「異累虛，篇名也」。北齊書（百衲本，1967），24，杜弼傳（17b，頁 10530）說「又注莊子惠施篇」。南史（百衲本，1967），72，文學傳（19b，頁 12768）記載何思澄（479—532）仿擬莊周馬援。至于本傳裡的亢桑子就是現在的庚桑楚。馬敍倫輯了佚文一百二十幾條，在他的莊子義證附錄二，這是最齊備的。
266. 舊注有晉司馬彪（360死）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孟氏

- 注, 崔譏(290死) 注(十卷,二十七篇;內篇七,外篇二十,沒有雜篇);李頤(304死) 集解(三十卷,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這些注都失了。
267. 世說新語,上卷,4,文學(四部叢刊本,1919),卷上之下,13b-14a。
 268. 晉書(百衲本,1967),50,郭象傳,5a(頁5312),文句相同。陸德明,經典釋文說,「向注無雜篇」。
 269. 根據嚴靈峯,列子莊子見知書目(香港,無求備齋,1961)。
 270. 比如許地山(1893—1941),道教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79,分做五期;郎擎霄,莊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24,27,分做三組。
 271. 蘇東坡全集(四部備要東坡七集本,1935),32,莊子祠堂記,6b-7a。
 272. 宋濂,諸子辨(北平,樸社,1928),莊子條,21;王夫之,莊子解序,又27篇首;姚際恒,古今僞書考(叢書集成本,1939)莊子條,25—26。
 273. 郭象注說,「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以後……鯤爲大小魚,小魚,魚卵,以鵬爲鳳,都是強爲之說。
 274. 南華經解(皖藩署本,同治丙寅,1905)(6/8a)。
 275. 老子,21。
 276. 雲門文偃(949死)的話,載在慧開(1183—1260)的無門關,21。
 277. 郭象,陸德明都解做幾何。嚴復(1853—1921)(莊子點評,香港排印本,1953)說「幾」當作「機」,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260—261,引易經,繫辭上第五章「幾者動之微」,解做幾微和原子。
 278. 王先謙(1842—1917),莊子集解(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1,頁18,說「以受于親者歸之于親,養之至也」。
 279. 王先謙,同上,頁41,說,疑是「卵」字之誤,齊物論說,「見卵而求時夜」。
 280. 注齊物論,「岡兩」段(1/47a)。
 281. 王念孫,讀書雜誌,16,餘編上,莊子,「與造物者爲人」條,頁16,說,「『人』者,偶也,爲人,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20);鄭(玄)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282. 齊物論釋(浙江圖書館,章氏叢書本,1927),解題。
 283. 本段所引都是齊物論。
 284. 莊子,31,漁父說「眞者,精誠之至也」(9/9b);15,刻意講真人,不了解聖人逍遙游和齊物的境界。
 285. 傳說在北海。說他即是現在山西,臨汾縣的姑射山,是沒有根據的。
 286. 荀子,21,解蔽(15/5b)。
 287.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5a(頁754),「空語無事實」的話(同頁),是指畏累虛,亢桑子等編而言的。
 288. 朱子語類,123,頁4790。
 289. 諸子辨,莊子條,21。
 290. 莊子序,
 291. 漢書,72,玉,貢,兩龜,鮑傳2a(頁2134),「依老子嚴周之指」顧師古(581—645)注說「嚴周即莊周」。漢明帝(58—75)名莊,所以避諱改嚴。
 292. 淮南子,21,要略,3a,「道應者,考驗於老莊之術」。這比較早過漢書,100,敍傳,6a(頁2546),「貴老嚴之術」,和後漢書(百衲本,1967),60,馬融傳1(頁3454)的「老莊」了。
 293. 同上註 123。
 294. 如莊子,14,天運(5/41a-b)解「獨狗」(老子,5);22,知北遊(7/53a)解「道可道」(老子,1)等。
 295. 山東,臨淄縣。
 296. 史記,46,田叔仲完世家13b-14a(頁658);74,孟子荀卿列傳,3b-4a(頁838)。

297. 鹽鐵論（上海，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11，論儒 13。
298. 桓公設立學官之說，根據徐幹（171—218），中論（四部叢刊本，1929），18，亡國卷下，27b。
299. 見錢穆，先秦諸子繁年，考辨 75，稷下通考。
300. 「宋餅」見莊子，33，天下（10/30b）；「宋榮子」見莊子，1，逍遙遊（1/7b）；「宋子」見荀子，17，天論（11/25a）；18，正論（12/18b）；21，解蔽（15/5a）；「宋榮」見韓非子，50，顯學（19/8a）；「宋輕子」見孟子，告子下（4）。
301. 孫奭（962—1033），孟子正義（孟子疏）說，「宋國地也」。一統志以爲是河南舊衛輝府，即是現在的汲縣，這是不足信的。
302. 荀子，5，非相注（3/13b）。
303. 先秦諸子繁年，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
304. 馬國翰（1794—1857）有宋子輯逸一卷，郭沫若，宋餅，尹文遺著考（青銅時代），以爲管子，36，37，心術上下，和 49，內業是宋餅所著的。
305. 陶潛，靖節先生集（四部備要本，1966），10，聖賢羣輔錄，附三墨；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光緒十年，1884，刻本），14，墨學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349；梁啟超，諸子考釋，9；錢穆，先秦諸子繁年，考辨 123；但是孫詒讓（1848—1908）墨子閒詁（國學基本叢書，1935），後語，墨子傳授考則否認之。
306. 史記，130，太史公自序，4a，（頁1231）。
307. 設苑，1，君道，1a；藝文類聚（上海，中華書局，1959），20，頁 4a-b。
308. 呂氏春秋，16，正名，17b-18a。
309. 同上註 303。
310. 四庫全書總明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17，子部，雜家，頁 2454。羅根澤，諸子考索，398—409，拿三個證據來證明這是假的，參看唐銳尹文和尹文子，列入古史辨，第六冊，234—241；羅根澤，尹文子探源，列入古史辨，第六冊，244—257。
311. 老子，2，43。
312. 史記，74，孟子荀卿列傳 4b-5a（頁 838—839）。
313. 馬國翰有輯田子一卷，在道家佚書輯本十七種裏。
314. 唐氏引韓愈「田子方之後而爲莊周」的話做支持，參看上注 20。
315. 戰國策，11，齊策四，7a。
316. 淮南子，18，人間訓，12a。威王是宣王或是湣王之誤。孟嘗君受封，最早在宣王的時候。
317. 同上註 303。
318. 呂氏春秋，17，不三，15b。
319. 戶子（四部備要本，1927），廣澤篇上，9a, 14b。這本書不可靠的，這裏的貴均，是指治法。
320. 呂氏春秋，17，執一，17a；淮南子，12，道應訓 12a-b，所載略同，而于論政的地方加了老子，14，「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321. 呂氏春秋，4，用衆，9b-10a。
322. 同上，26，士容，1b-2a。
323. 戰國策，15，楚策三，3a-b。
324. 孟子，告子下（8）。
325. 史記，74，孟子荀卿列傳，4b-5a（頁 838—839）。
326. 同上，46，田敬仲完世家，13b-14a（頁658）。
327. 鹽鐵論，11，論儒，13。
328. 漢書，30，藝文志，17a（頁 1692），法家，慎子注。

329. 史記, 74, 孟子荀卿列傳, 4a (頁 838); 張守節, 正義; 荀子, 2, 修身 (1/20a), 楊倞 (壯年 818)注; 鄭樵 (1102—1160), 通志 (光緒廿七, 1901, 上海, 圖書集成局, 九通本), 68, 藝文志, 法家, 1a。
330. 淮南子, 12, 道應訓註, 18a。
331.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117, 子部, 雜家類, 慎子, 2454—2455。
332. 參看羅根澤, 諸子考索, 522—529; 方國瑜, 慎子賞本慎子疏證自序, 列入古史辨, 第六冊, 313—321。
333. 荀子, 6, 非十二子 (3/13b—14a); 21, 解蔽 (15/5a)。
334. 同上, 17, 天論 (11/24b)。
335. 慎子 (上海, 中華書局, 諸子集成本), 逸文, 14。
336. 同上, 因循篇, 3。
337. 韓非子, 40, 難勢篇 (17/1a)。
338. 都是慎子, 威德篇, 1—2。
339. 同上, 君人篇, 6。
340. 同上, 逸文, 13。
341. 同上, 威德篇, 1。
342. 老子, 47。
343. 同上注, 331。
344. 史記, 74, 孟子荀卿列傳, 4b—5a (頁 838—839)。
345. 慎子, 內篇, 9b; 外篇, 20b, 27a—b。
346. 郭沫若, 十批判書, 179; 錢穆, 先秦諸子鑒年, 考辨 72, 第五節。
347. 見戰國策; 14, 楚策一, 5a。
348. 見史記, 71, 甘茂傳 9a (頁 826)。
349. 錢穆, 先秦諸子鑒年, 考辨 146。
350. 同上注 303。
351. 史記, 46, 田敬仲完世家, 13b (頁 658); 74, 孟子荀卿列傳, 3b—4a (頁 838)。
352. 鹽鐵論, 11, 論儒, 12。
353. 同上注 303。
354. 呂氏春秋, 17, 知度, 11a, 21, 審爲, 6a。
355. 同上註 303。
356.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117, 子部, 雜家類, 2453—2454。
357. 呂氏春秋, 2, 貴生, 4b。
358. 同上, 21, 審爲, 6a—6b。莊子, 28, 讓王 (9/21a—b)也載這問答。
359. 呂氏春秋, 17, 知度 11ab。
360. 「詹何」見同上, 18, 重言, 5a; 「嗜子」見莊子, 28, 讓王 (9/26b—27a); 「詹子」見呂氏春秋, 17, 執一, 16b, 和淮南子, 12, 道應訓, 6b。
361. 呂氏春秋, 17, 執一注, 16b; 21; 審爲注 6b。
362. 同上注 303。
363. 莊子, 28, 讓王 (9/26b—27a)。呂氏春秋, 21, 審爲, 6b—7a, 所記略同。
364. 呂氏春秋, 17, 執一, 16b。
365. 馬國翰有輯公子牟子一卷, 在道家佚書輯本十七種裏面。
366. 同上, 21, 審爲, 6b, 高誘注。

367. 漢書，20，古今人表，38b（頁1437）。
368. 莊子，28，讓王（9/27a）。
369. 同上，17，秋水（6/26b-27a）。
370. 孫詒讓，續膏述林（丙辰年，1916，刊本），述一，子莫學說考，33a-34b；羅根澤，子莫考，列入古史辨，第六冊，365—366。
371. 馬國翰輯他幾句做點婁子一卷，在道家叢書輯本十七種裡。
372. 靖節先生集，6，頁7b-8a。
373. 卽是舊長山，在山東，山長縣南邊。
374. 孟子，滕文公下（10）。
375. 荀子，3，不苟，楊倞注，（2/10a）。灌園的事根據史記，83，鄒陽傳14a（897），「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376. 韓非子，32，外諸說左上，5a。
377. 同上註374。
378. 淮南子，13，氾論訓 15b。
379. 戰國策，11，齊策四，6b-7a。
380. 同上注303。
381.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24，子部，雜家類，2591。
382. 騞冠子（四部叢刊本，1929），7，近迭全篇；8，度萬全篇；9，王鑑全篇；14，兵政全篇；15，學問全篇；19，武靈王下，18a-20a。
38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17，子部，雜家類，2455—2456。
384. 馬國翰輯前頭的話做鄭長者書一卷在道家叢書輯本十七種裏。
385. 韓非子，34，外儲說右上（13/5a-b）。
386. 馬端臨（壯年1277—1317），文獻通考，212，經籍考，子類，尹文子下引周氏涉筆（原引劉向）。
387. 郭沫若，十批判書，201。
38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17，子部，雜家，尹文子，454。
389. 同上註，20，唐著，16，17。
390. 同上，頁17。
391. 史記，63，老莊申韓列傳，8a（頁764）。
392. 同上，130，太史公自序，4a（頁1231）。
393. 胡適之，中國中古哲學史長編（臺北，胡適紀念館，1971），267。
394. 邵雍，皇極經世書（四部備要本，1934）（5/1a, 7a; 6/8b; 7上/1a-27b; 7下/2b, 19b-23b; 8上/9b-17b）
395. 程顥，明道文集（四部備要二程全書本，1933）3，頁1a—b。

引用書目舉要

1. 史記（百衲本，1967）。
2. 莊子（四部叢刊本南華真經，1929），郭象注。
3. 荀子（四部叢刊本，1929）。
4. 韓非子（四部叢刊本，1929）。
5. 淮南子（四部備要本，1927）。
6. 漢書（百衲本，1967）。
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8. 論語（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

9. 老子（上海，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老子道德經，1954）王弼注；（四部叢刊本，老子道德經，1929），河上公注。
1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11. 唐君毅，論道家思想之起源與其原始諸型態（中國學人，第二期，1970），1—17。
12. 譚懋，韓昌黎全集（四部備要本，1920）。
13. 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1927）。
14.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
15. 梁啟超，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列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四冊（北平，模社，1930）305—307。
16. 姚鼐，老子章義序（惜抱軒全集，四部備要本）。
17. 馬敘倫，老子校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18. 高亨，重訂老子正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19. 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序（訓經堂叢書本，乾隆癸卯，1783）。
20. 王念孫，讀書雜誌（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
21. 禮記（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
22. 陳柱，老學八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23. 汪中，述學（四部叢刊本，1929）。
24. 崔述，洙泗考信錄（上海，世界書局，崔東壁遺書本，1963）。
25. 梁玉繩，史記表疑（叢書集成本，1939）。
26. 闔若齋，四書釋地續（國學基本叢書本，1968）。
27. 姚鼐，莊子草義（惜抱軒遺書本，光緒己卯，1879）。
28. 王先謙，莊子集解（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
29. 胡適，胡適論學近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30. 羅根澤，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1. 戰國策（四部備要本，1936）。
32. 姚範，援鶴堂筆記（道光乙未，1835，本）。
33. 武內武雄，老子の研究（東京，改造社，1947）。
34. 焦竑，老子翼（臺北，藝文印書館，續道藏本，1963）。
35. 太平御覽（鮑崇城刻本，嘉慶12年，1862）。
36. 嚴靈峰，老子章句新編纂解（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37. 傅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讎（香港，排印本，1956）。
38. 嚴靈峰，中外老子著述目錄（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
39. 葉適，學賀記貢（宋元學案，四部備要本，1966，54，水心學案上）。
40. 斎藤拙堂，老子辨（拙堂文集，1863）。
41. 嚴靈峰，老莊研究（香港，亞洲出版社，1959）。
42. 孟子（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
43. 顧頡剛，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列入古史辨，第四冊，462—519。
44. Karlgren, B.,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Goteborgs Hogskolas Arsskrift, XXXII (1926), 1-65
45. Waley, Arthur, *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5).
46. 張壽林，老子道德經出于儒後考，列入古史辨，第四冊，317—332。
47.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48. 錢穆，莊老通辨（香港，新亞研究所，1957）。
4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編（臺中，東海大學，1963）。
50. 高亨，老子覈枯（北京，自刻本，1924）。
51. 同上，老子非戰國後期之作品，列入羅根澤編，古史辨，第六冊（北平，樸社，1938），526—533。
52. 劉汝霖，周秦諸子考（北平，文化學社，1929）。
53. 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列入古史辨，第四冊，353—382。
54. 唐蘭，老子時代新考，列入古史辨，第六冊，597—630。
55. 錢穆，再論老子成書年代，列入古史辨，第六冊，533—557。
56. 胡哲敷，老莊哲學（上海，中華書局，1935）。
57. 蔣錫昌，老子校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58. 津田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その開展（東京，岩波書店，1939）。
59. Dubs, Homer H., "The Dat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Philosopher Lao-d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I (1941), 215—221.
60. 郭沫若，青銅時代（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1）。
61. 同上，十批判書（上海，羣益出版社，1950）。
62. 蔣伯潛，諸子通考（上海，正中書局，1948）。
63.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64.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50）。
65. 同上，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6. 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北京，三聯書店，1954）。
67. 同上，簡明中國思想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
68. 吳康，老莊哲學（臺北，商務印書館，1958）。
69. 張起鈞，老子（臺北，排印本，1958）。
70. 任繼愈，老子的研究，列入老子哲學討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1—27。
71. 木村英一，老子の新研究（東京，創文社，1959）。
72. 王昌祉，諸子的我見（臺中，光啓出版社，1961）。
73. 關鋒，林聿時，春秋哲學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4.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香港，崇基學院，1968）。
75. 王應麟，困學紀聞（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
76. Dubs, Homer H., "Taoism,"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ed.,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266—289.
77. 朱熹，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70）。
78. 愈樾，諸子平議（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1936）。
79. 程顥，程頤，二程全書（四部備要本，1933）。
80. 列子（四部叢刊本，沖虛至德真經，1929）。
81. 說苑（四部叢刊本，1929）。
82. 嚴靈峯，列子莊子見知書目（香港，無求齋，1961）。
83. 許地山，道教史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84. 鄭擎霄，莊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85. 蘇軾，蘇東坡全集（四部備要，東坡七集本，1935）。
86. 宋濂，諸子辨（北平，樸社，1928）。
87.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叢書集成本，1939）。

88. 王先謙，莊子集解（國學基本叢書，1935）。
89. 章太炎，齊物論釋（浙江圖書館，章氏叢書本本，1927）。
90. 鹽鐵論（上海，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
91. 徐幹，中論（四部叢刊本，1929）。
92. 馬國翰輯，道家佚書輯書十七種（臺北，中華書局，1958）。
9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94. 唐鉞，尹文和尹文子，列入古史辨，第六冊，234—241。
95. 羅根澤，尹文子探源，同上，244—257。
96. 尸子（四部備要本，1927）。
97. 方國瑜，慎墮賞本慎子疏證自序，列入古史辨，第六冊，313—326。
98. 慎子（上海，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
99. 孫詒讓，籀叢述林（丙辰年，1916，刊本）。
100. 羅根澤，子莫考，列入古史辨，第六冊，365—366。
101. 鶻冠子（四部叢刊本，1929）。
102. 胡適之，中國中古哲學史長編（臺北，胡適紀念館，1971）。

戰 國 道 家